

武俠長篇小說

江漢俠蹤

鄭謹因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4556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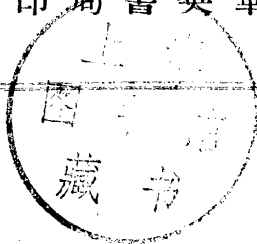
技擊長篇小說

江漢俠踪

鄭證因著

正集

華英書局印行



技擊長篇小說

江漢俠踪正集目次

鄭證因著

-
- 第一章 雙峯峪苦心求絕藝……………一
- 第二章 漢江口仗勢鬥漁人……………八
- 第三章 砂陽鎮惡弟兄逞兇……………一七
- 第四章 一伏兩英雄顯本領……………二九
- 第五章 信讒言大打還覆陣……………四五
- 第六章 翔雲鼠江邊遇敵手……………五九

技擊長
篇小說
江漢俠踪

著者保留影劇攝演權

鄭證因著
吳志學修

第一章 雙峯峪苦心求絕藝

在河南荆紫關雙峯峪，隱居着一位風塵奇士，此人名叫金風雷鳴叟，又稱作太虛散人，從他名字上看，就可以看出此人淡於名利，不再貪圖功名富貴，隱寄林泉，嘯傲煙霞，這位老英雄在雙峯峪建築起一片莊院，名叫紅柳莊，他早年也曾以行俠作義奔走江湖，本着俠義道的天職，濟人之急，扶人之危，殺賊官，除惡霸，剪惡安良，在大河南北山左右提起這位金風雷鳴叟，真是威震江湖，可是沒有知道他真實姓名的，他從六十歲以後，歸隱到荆紫關雙峯峪紅柳莊，再也不肯出世了，自己樂守田園，暗度晚年的歲月，日子長，金風雷鳴叟感覺着歲月悠悠，來日方長，遂把幾個門徒召集入雙峯峪，叫他們鍛鍊武功技擊術，那時他手下有四個門徒，武功本領全稍有根基，金風雷鳴叟以十二節梭骨鞭和大悲拳名重武林，但是他眼

前這幾個門徒，以天資聰明體格所限，不能盡得金風雷鳴叟的絕學，這老俠客也引爲憾事，但這種話在徒弟們面前也不肯說起，正是恐怕阻止了他們上進之心。

這年正是嚴冬臘月，天氣十分寒冷，老俠客自從歸隱到雙峯峪紅柳莊之後，自己起名叫太虛散人，就算是帶髮修行，所以除了雙峯峪附近的一般農民誠樸謹原的和老俠客有個來往，江湖道中人就算是斷絕了往還音訊，老俠客也不願再問江湖道中事，每天黎明起來，金風雷鳴叟必要在紅柳莊附近幾個峯頭上轉一週，這是老俠客鍛鍊內功，調呼吸練氣的一種方法，在東方太陽剛剛的湧起的時候，要得天地間這股子清氣，調呼吸，壯筋骨，這時忽然連朝大雪，在這種時候山裏是斷絕行人，連野鳥都不敢出窠，寒冷異常，在平時這莊院前總是打掃得乾乾淨淨，老俠客也不作理會，因爲這些事是看門的老家人在作的事，可是一連這三日大雪，老俠客起得最早，只要一出來，莊院前打掃得乾乾淨淨，從莊門前到自己走上峯頭的地方，積雪盡除，老俠客十分高興，認爲這個老家人陳福實在可愛，他也是六七十歲的人，居然能這麼勤勉，這倒很難得了，可是這場雪竟自連綿下來，看到第五天還沒放晴，在最後這兩天老俠客可有些疑心了，因爲夜間又下了一陣很大的雪，早晨起來，自己到前面時，莊門未開

，老俠客自己把門開了，可是莊門前一些雪跡沒有，這真是怪事，陳福分明沒起來，他若是昨晚臨睡前打掃的，夜間這場大雪如何會在早晨這麼乾淨，若說是天沒亮他就起來，決不會掃完了雪又回到門房去睡，陳福決不會這樣作，老俠客這一起疑心，在第六夜晚上仍然是瑞雪飄飄，地上又鋪了二三寸厚，趕到四更天過後，老俠客出來看了兩次，莊門前一帶滿佈着積雪，那陳福却睡得呼天震地，這位老俠客就知道這裏有毛病了，五更剛過，離着天亮還有一個時辰，老俠客悄悄的出來，不走大門，翻上屋頂，從東邊的牆翻到莊院外面，眼中竟看到一樣岔眼的事，門外地上的積雪又打掃得乾乾淨淨，這件事可怪了，家人們全沒起來，一個嚴冬的時候，雙峯峪這裏，誰肯來多管這種閑事，這麼看起來，從前些天所看到莊門前淨無纖塵，絕不是自己家中的僕人長工們作的了，這位太虛散人，索興也不聲張，也不向僕人追問，在自己從牆頭上翻下來，隱約的看到前面似有人影恍了一下，立刻轉向山灣，金風雷鳴叟仍然圍前紅柳山莊轉了一週，調氣練神，回轉莊院之後，隻字不提。

在第三日夜間，起更後，莊門已閉，金風雷鳴叟把外面暗中查看了一下，雪雖然住了，但是山風一陣陣把別處的積雪揚起來，自己莊院門前，又佈滿了一層，這位老英雄，把夜間

的情景默記在心中，趕到五更之後又早早起來，從內宅出來，飛身翻上屋頂，仗着這位老俠客輕功提縱確實有超羣絕俗的功夫，屋頂上是有半尺厚的積雪，在這上面極難施展輕功，老俠客毫不放在心上，仍然翻到莊院前，在大門過道的屋頂上，隱住身軀，這位老俠客因爲好奇心動，也不顧風寒夜冷。

五更交過了，半晌的功夫，突然從山灣那裏發現一人，輕着脚步往這裏走來，因爲到處積雪，雪光反映，看得很清楚，只見來的是個少年，也就是二十多歲，背後背着一個包裹，手中提着一把掃帚，看那情形，衣服頗爲單寒，他來到莊院門前，把那掃帚放下，向着莊門恭敬敬深深一拜，跟着把掃帚拾起來，從莊門前掃起，把莊院前打掃個乾乾淨淨，掃起的泥沙積雪堆向一旁，莊院前也是很大地方，趕到他全掃完了，東方發曉，這少年抬頭看了看，慌忙的尋原路而去，金風雷鳴叟看到這般怪異的事，自己從房頭翻身而下，遂也輕着脚步，從後面趕了去。

那少年轉過山灣，順着雙峯峪，直奔後面一個山頭，趕情這少年就住在小小的一座山神廟內，這種鎮山的廟宇，一年中就是逢到三節和除夕，山中的富戶，來到山神廟，焚香上供

，叩禱山神的護佑，平時是冷冷清清，金風雷鳴叟閃在路旁一棵大樹後面，看這少年的舉動，功夫不大，他從廟中出來，用一隻瓦壺架在石頭上，用乾柴燒了一壺水，提進廟去，這位老俠客縱身來到廟門旁，撒側着身子從兩扇半開半閉的廟門向裏察看，只見那少年，坐在了供桌上面，從一個布包中取出些乾糧，吃了一陣，又用一個黑砂碗，斟了一碗燒開的水，喝下去後，他却在廟中來回走了兩週，一矮身，在這小小的廟堂內，練起拳來，金風雷鳴叟見他練的是北派劈掛掌，功夫雖然不到火候，所學却是武林正宗，這位老俠客不禁點頭嘆息，自己已經明白了大半，少年是懷着一番苦心而來，嘆頓一聲，走進廟門。

那少年驀然聽得有人進來，趕緊把拳脚收住勢，金風雷鳴叟把面色沉着，厲聲喝叱道：「你這人鬼鬼祟祟，隱身在雙峯峪，是何居心，分明是沒懷好意而來，知道我老頭子頗有財產，你想在我老頭子身上打算，我看你是自己找死來了，還不給我實話實說，我發一些惻隱之心，或許放你逃命，你敢不說真情實話，我把你送到當官當匪徒辦你。」這少年竟自向老俠客面前一跪，悲聲說道：「老師傅不要誤會，弟子決非歹人，弟子姓戈名致業，乃河北人氏，自幼好武，把家財全扔到練武上，但是未遇名師，終於沒練出一些真實本領，弟子因為家產全

耗在練武上，我若不學得一身絕技，就死在九泉下，也無面目見先人，聽一般武林前輩們提起，老前輩爲武林中出類拔萃的人物，老師父這一門的功夫，是性命雙修之物，弟子一心想投入老師父門下，只是一個異鄉人，落拓江湖，連個進見的禮物全備不起，有什麼臉面登門求師父收錄，弟子是個有家財的人，現在雖然落魄窮途，可是絕不肯做那搖尾乞憐的人，但是好容易找到雙峯峪紅柳山莊，我實捨不得再走開，每天在莊門前轉一遭，沒有別的盡心之處，只有把莊門前打掃乾淨了，也不過是聊表寸心而已，弟子想等候機緣，遇到了可以求師父的時候，再叩求收錄，所以忍受着飢寒，在這山神廟內，暫住下來，這是弟子的真情實話，請師父恩典吧。」戈致業言出志誠，這位金風雷鳴叟冷冷一笑，趕緊把戈致業扶起來說道：「適才的話不過聊以相戲耳，我現在門下已經有六個弟子，他們跟隨我三五年，六七年不等，實沒有是可以傳我衣鉢的人，你一個年青人，落拓江湖，脚跟立得穩，還能夠不走入歧途，這也就很難得了，像你這樣徒弟我不要，我還想要什麼樣徒弟，把你的包裹收起，隨我回莊院吧。」這戈致業真是時來運轉，這位太虛散人竟自慷慨收錄他，帶回山莊之後，立刻招集門下弟子，擺上神壇，供好祖師，把戈致業正式收入門下，不過戈致業的年歲，比那六個弟子全大，可

是入門最晚，他算做小師弟。

戈致業學藝師門，他以苦心力求深造，刻苦用功，更兼他武術上已有根基，原學的又是各門正派，金風雷鳴叟這一傳授他本派的功夫，他學着進步十分快，這位金風雷鳴叟，以十二節梭骨鞭，和內家大悲拳，名重武林，這位老俠客安心要叫戈致業成名江湖，所以把這兩樣絕技全都傳給戈致業，戈致業來到雙峯峪紅柳山莊，不過短短三年的光景，他把十二節梭骨鞭和大悲拳全鍛鍊的得着火候，得着這兩樣功夫的精華，其餘的弟子們，在先一年已經全算出藝。

在戈致業來到雙峯峪的第四年，春末夏初，這位太虛散人，立刻向這七個弟子說道：「爲師的隱跡雙峯峪，絕不再入江湖，只是有一點心願，必須做到了，我許下朝南海要得佛門的真諦，所以我必須在此時立即下山，你們學成一身本領，定能儘日在師門中呆下去，只要本着門規，各自走各自的道路，並且人生遇合，冥冥自有命定，此番下山，三年後大約我們師徒還能相聚。」這一般弟子們，叩謝師恩，各自打點了自己的衣物，離開雙峯峪紅柳山莊，戈致業也回轉故鄉沙陽鎮。

第二章 漢江口仗勢鬥漁人

按季節來說，戈致業回到了沙陽鎮他那故鄉的時候，正是一個夏末秋初，大地似火，餘熱猶存，乍起的西風偶由人們耳旁吹過，那有一點涼意，漢江口上漁江裏的船戶，水手，漁工，等等的人們，也正是一年之中最忙的當兒，因為這初秋的時候，正是漢江聞名遐邇的鱸魚上網的季節，全漁場之中上了千的人們，各個全忙着工作，一天之中，在那黃昏之夜，漁火乍起的時候，又是鱸魚上網的時候，要算是最忙，這天也是活該有事，在那漢江漁場上的伙計們，足有三五百口子，換下了江口的工人，攜帶着七八面漁網，撐着二十幾隻漁船，戈致業也跟隨在內，順着江流，出去有三十多里，一路之上，款乃之聲，襯着江聲倒也雄壯，等這些船到了「迴水峪」，便一字排開，由工人中的首腦喊着口號，一齊動手，拋下了魚網。橫着江面一共拋着四層橫網，每一層是用四條長網佈成的，每一條網又是三十多丈長，故此船聲人語打成了一片，兩岸山巒中的回聲，更顯着聲勢不凡，二十幾隻漁船，分成了八九幫兒，船上點起了漁火，是用松柴加魚油作的亮子，照耀江心，加上了水浪的波光，真如幾萬條金

蛇，在水裏跳耀一般，水裏的鱸魚，這日特別上網，故此漁夫各個特別喜歡，駕着沉重的漁網，逆着水流、慢慢的離了「迴水峪」，一路之上，漸漸的駕船回向那漢江口漁場——沙陽鎮，等到了深夜的時候，三星業已入戶，江面上除了款乃之聲、和照耀着的漁火，格外顯着冷靜，等這些漁船駕着四層漁網，在距離江口五里多遠的當兒，每一層漁網便由左右兩側，漸向中間圍繞過來，網心的魚便急着橫穿亂跳，想逃生路，越發的令人欣羨可愛，漁場上的大頭目，也獨自的牽了兩三個伙計，駕着小船兒出來指示工作，眼前便是一大片要到了手的財產。

正在這時，祇見由上流遠處，駛下兩條官船，似箭打的一般快，船頭上掛着紅色的燈籠，上寫「潛江縣衙」四個大字，故此這漢江口漁場上，從打看見了遠處已有官船，順流下來，便由一個小頭目，率同三個伙計，駕起了水上飛的舢板兒，上面由一個夥計敲着銅鑼，傳報信息，並由伙計們一齊高聲喊着說：「請上流來船，向外划着點兒，裏面兒正是漁場起網的時候，哥兒們辛苦些」。

按江南北上駕船撐帆的漁戶們的規矩，遇上漁網自當讓路的，不過當天夜裏，這潛江縣

衙的兩條官船，可真叫有些斜性，不知道是船上什麼人的主使，偏叫船上水手們，故意的將船舵往外側推滿了，只見那兩條官船，在江面兒上一打轉兒，驟然的便順着江流，駛向了裏手兒，對迎上來的漁場船隻所喊叫的話，裝作不知，故此眼看這兩條官船，便衝入了網羣之內，擾亂了漁網，撞翻了漁船，幾十萬條將要上岸的鱸魚，便二番順着江流逃生了，在這船翻網破，魚羣四散的一剎那之間，叫那不知窮人辛苦和死活的人們看着，倒也是一場滑稽可笑的場面，在這人聲雜亂之中，就見頭一條官船的船頭上，站立着兩個青年，看了這種光景，便一齊的鼓掌，仰天大笑，引以爲樂。

當時的話，這漢江口的漁場上，早得到了信息，知道江口上出了事，便由幾個頭目駕着快船，攜帶着傢伙迎將過來，「書中交談」，當天晚上由那漁場上，駕船迎過來的人，便是漢江當地漁場上，平素養着專管遇上事，亮出來傢伙打架的頭目，一共是三個人，也全是學過武藝的，他們平常是吃飽了飯，任什麼也不幹，一年之中也許連一次事也沒有，不過萬一等有事了，不論是江面兒上，或是地上，內部外來的爭執等等，不可理喻的時候，這些人們便得出頭賣命，這迎過來的三個打手，便一齊高聲喊叫着，命令散在江上的船隻，一齊攏過舵來

，橫在江心一字排開，可別叫這兩條惹事的船順水兒跑了。

當時那位由打一進漁場，就當着了伙計，還沒有被人注目的戈致業，也混在船上，在伙計們之中幫着忙駛船弄網，當時他正在心裏打算着，當如何來處置眼前的事，不過當他一出離他恩師門口兒的時候，臨別贈言之中，令他牢牢切記的一句話，便是不到禍事臨頭，或是萬不得已，不許他拿着自己的武藝來打人，故此自從江上一出事，他是始終的默默無語，祇是注意看着衆家伙兒們的動作，等他一見漁場上業已下來了打手，他便又很輕鬆的放下了他那左右爲難的心，仍然接着忙於撥弄船隻。

等漁場上那三個打手，向衆家夥計們發完了話，可就一划那水上飛的小舢板兒，祇見那條船，在江心的浪頭裏「滴流」一打轉兒，便很輕快的頂着浪花兒，迎到了惹事未走的那兩條官船的前面兒，離着最遠也不過才一丈左右，原來那兩條惹事的官船，爲了仔細看這水上逃魚的光景，和天上月色在江水反照的千光萬照，便早已由那船上的水手們，拋下了錨，攏住了船隻不動了。

當時在那三名打手之中，先由順水八千里馬常鳴搭話，高聲喊道：「前方船上是什麼人？」

敢這樣大胆無禮，沒別的，趕快給太爺們留下腦袋再走！」當時官船上的兩位青年人，一聽這話，不住的仰天大笑的說道：「這些混小子，還真沒長着眼睛，也不看看祖宗們是誰？就敢這樣撒野！」當時那順水八千里，不由怒火心頭起，便用手中花槍，一點船板，墊步攆腰縱將過去，等他跳上了那條官船之後，接着一橫手中的他那條花槍，開口罵道：「你們兩個找死的東西，爲什麼故意撥舵，闖進我們網裏，弄壞了魚網，又弄散了魚羣？還敢口出不遜？」當時這條官船上稍較年青的那人，便往前一欺身兒，湊到了順水八千里馬常鳴的身前，笑着說道：「小子！別瞎眼！我們是潛江縣衙的官船，你家二位小祖宗，今天到上流遊玩江景，一步回來晚了一些，試問這漢江祇許打魚，不許過船不成！你說我闖進了魚羣，我說你們魚羣礙了小爺的路，這到底是誰的不是！你這小子還敢拿槍動仗的跳上我們船來，豈不是找死嗎？我看你這小子若是有點鬼聰明的話，還是跪下叫三聲小祖宗，算是賠罪，然後滾回去，是爲最妙！不然的話，我若能叫你在小祖宗眼前拿着花槍，走近去三招兒，就算你家小祖宗武藝不精！」這順水八千里馬常鳴，一聽這些罵人的話，不由二番更引起了心頭怒火，便一瞪眼的罵道：「你小子一派胡言亂語，完全是持官欺壓百姓！」說着話一順他那手中槍

，抖起了槍頭「毒蛇出洞」，直向那人心頭扎去。

當時這船上的那位青年，確也是有些本領，在不慌不忙之中，伸左手，「聖手撥雲」一撥他槍桿，接着很迅速的一蹶腰，墊步欺身，翻右手掌，以反掌向這使槍的打手的小腹，「勁風斬草」橫着就是一掌，這手法，身段步驟之快也出乎意外，只聽「巴」的一聲，可就給這使槍的打手料理上了，像這種「醉八仙掌」法外六手之一招，在那樣浮動狹小的船上，趁着左右搖拍快動着使用，是最合適沒有了，當時的話，這被一掌擊在了小腹的那順水八千里馬常鳴，當時也一個站立不住，沒法掙打，加之他又慣水性，遂趁勢兒一栽身兒，「撲咚！」的一聲，跳進了江內，一個黑森森的子夜，大江流水濤翻浪滾，那順水八千里馬常鳴，可就借着浪花兒逃了下去。

當時看着眼紅的，更有以外的兩名打手，穿雲燕子彭士勇提着單刀，風裏妖雲沙正起，一抖十四節亮銀鞭「嘩唧唧！」的一響，「噲！噲！」兩聲，可就連着兩條黑影，一前一後，跳到了那條官船，當時全是紅了眼的剪子口兒上，誰還顧得通問姓名，和講講理，論論是非，這兩個漁場上的打手，揮刀掄鞭，一齊下手，惡狠狠的向那船上青年身上就抬手，當時船

上那青年，因方才在一個照面之後，就是一掌打倒了一個，便引起了傲視一切的狂笑，遂也一伸手，由打背後拉出來了雙刀，沒容分說就先用右手刀「巧定天南」的招術，疾快異常，直奔穿雲燕子的頸鬚扎來。

按說那穿雲燕子彭勇士，他會有一手兒很見功夫的三八二十四路「八仙刀」，本是河南魯山縣，馬尾峪萬家刀傳手，可比方才那位一個照面兒就被一掌擊落在江內的順水八十里馬常鳴有些真功夫，這穿雲燕子因為看見了方才，這青年一掌打倒了他們夥伴兒，知道有些「扎手」，故此也預先提防着自己，等見他人家，右手刀直奔他頸鬚扎來，便急忙撤回單刀，一踢腰右腿往後撤，身形一矮「曹瞞獻刀」式，右手刀往上一翻，架開了那人「巧定天南」的刀法。

可是那人在這一動的動作，同時又一回身兒「反背錦」雙刀齊下，是用左手刀撥開了風裏妖雲正向他打下來的十四節亮銀鞭，右手刀可就下去了，在那風裏妖雲一時大意失神的當兒，認為兩打一個滿可戰勝，誰想這傢伙別看年青，到確也有些令人想不到的真傳授，況且也太快了，這一刀就在風裏妖雲的左肩外面兒，連衣裳帶肉，足給片去了二三片去，「蹭！

「的一聲，血光四射，這風裏妖雲「啊！」的一聲喊道：「賢弟！留神！這小子「扎手」，我可掛彩了！」當時那風裏妖雲，還那裏再敢戀戰，便咬着牙，忍着疼痛，倒步擋身，縱到了自己的船上，幫着吶喊去了。

等那穿雲燕子彭士勇，一看夥伴兒又完了一個，手裏的刀也就不能隨心如意的使出來了，等那人二番墊步反轉了身形，人到刀到，聲隨人轉，在那千鈞一髮剎那之中，人家左右手的雙刀，輪圓了好似車輪般的銀光閃閃，真假虛實，令那穿雲燕子看不出來，在那一片閃閃銀光過後，左右雙手刀往胸前一合，一齊的刺將過來，這種「判官筆」中的招數，套在了雙刀之中，更爲得勢，有尖兒，有刃兒「推窗送影」奔那穿雲燕子胸前扎來，等穿雲燕子再想使足了勁，用手裏那口單刀，去往外開的時候，人家那手兒虛招兒可就撒回去了，接着就是「白猿捧桃」雙刀由左右兩下裏，一齊往中間兒一合，稍帶着往上一托，刀走中鋒，刀背向下，那穿雲燕子也就仗着身形上有些功夫，知道自己失了招，他墊步踢腰，倒回身兒撒回來也有兩三步，算是躲開了這一險招，可是那使雙刀的人，那肯放鬆？同時又欺過身來，二番又是方才那樣「判官筆」的招術「推窗送影」，這回可是實的了，弄得穿雲燕子，已經沒法

再退了，因為他已經被擠到了船頭，況且手中刀已來不及去開人家手中的雙刀，在那眼花平亂之中，也只好死了心，往大江裏跳去，好在他們全有水裏功夫，跳進了大江，倒是一條逃生之路，故此穿雲燕子在「啊！」的一聲之中，人隨聲沒，「撲咚！」一聲，照樣兒，趁着滾滾的江頭水浪而沒了。

等那條官船上使雙刀的青年人，收住了刀式兒，看了看再也沒有人敢上來交手，便將右手刀往左手一交，舉右手一打淨棚，趁着空中月色，和江頭漁火，向三下裏瞧了瞧，便開口說道：「好一些不知事的東西們，你家小爺碰亂你們漁網，驚散了漁羣，也算是替天放生！你們還敢過來拿刀動仗的找死，現在有本事的還有沒有？若是有就快過來，沒有的話，小爺我們就不能等了！」

當時這條白亮亮的漢江水面，雖是大小一共雙方的船隻，也有八九條之多，在這秋江的子夜裏，一陣陣人聲嘈雜之後，反顯着鴉雀無聲，過於的冷靜了，一些退後的漁場夥計們，一個個撐着船攏着舵，在遠下裏看着，還那敢搭噎兒。

不過混在夥計們人羣裏的戈致業，可就有些壓不住心頭怒火，心說，這兩個小子未免也太

有些張狂，故意碰亂了人家漁網在先，接着又打倒了人家夥計在後，還得意的賣弄，真是欺人大甚了，我戈致業若是再袖手不管，可就太便宜了這樣壞小子了！

第三章 砂陽鎮惡弟兄逞凶

戈致業將一打算開口搭躑兒的當兒，那漁場上的「舵主」，西海黑龍卞振遠，懷裏抱着一對虎頭鉤，可就由夥計們駕船，頂着逆流的浪花兒，駛將過來了，故此戈致業他暫又將心頭怒火往下壓了壓，仍然混在了那些夥計們羣中，在船上一方幫着打撈業已破碎了的漁網，一方靜觀究竟。

當時的話，祇見那西海黑龍卞振遠，他是帶着一團怒火，駕着箭打一般的小船兒，可就臨近了那條惹事的官船，這西海黑龍等看着自己的船，和官船尚有一丈多遠的當兒，在脚下使勁，墊步攏腰「噲！」的一聲，可就縱上了那條官船，身形將一站穩，可就伸右手一指那官船上的青年，一聲斷喝說道：「呔！什麼人？這樣張狂無禮？故意將船駛進了漁羣，碰破了漁網，還敢口出不遜，打傷了我手下夥計，難道說一出門兒就不首先問問你家裏的大人

，就不知道我這西海黑龍下某的厲害不成？若是活膩了的話，你們就拿着傢伙過來！」說話之間，這西海黑龍，兩手一分他那對虎頭雙鈎，丁字步兒在船板上一站，亮開了「龍蟠藝踞」的門戶。

當時只見那官船上的兩個青年，互相默視了一下之後，手裏拿着雙刀的那位可就搭話兒了，祇見他先笑了笑，接着由鼻子裏先「哼」了一聲，說道：「什麼叫漁船漁網？你家二位小祖宗還沒聽說道，江面上只有捕魚，不許行船，若是怕有行船來碰破了你們的漁網，就該花銀子買了這條漢江全水！不過，你小子也當抬抬眼皮，看看你家小祖宗是那兒的，現在不告訴你，諒你也不知道！你家小祖宗是潛江縣衙，正堂車大老爺家下兩大公子爺，你家公子爺在潛江縣近左右一帶，大小也有個名望，你家大祖宗就是銀頭太歲車飛龍，你家二祖宗就是笑面喪神車飛虎，大略你小子也有個耳聞吧？」

當時那西海龍一聽，原來是潛江縣內車正堂的兩個禍害，來到了江上漁場，提起了這兩個天地不怕的東西來，也到小有名頭，他二人的武藝，本是由當年江洋大盜退了隱的那位，海底飛蛇白亮武所教給的，聽說海底飛蛇洗手後，又投入了雲龍幫，到了潛江縣裏落戶，就經

人介紹，收下了縣府裏車家兩個少爺，當了徒弟，他將那半生在江湖上，依爲撒手鏢的玩意兒「二十四季春秋刀」教給了車家二個公子，不過聽說大公子學得是前套「十二季」，二公子學得是後套「十二季」，二個人會一套整數的「二十四季春秋刀」法，這兩個小子仗着他老子是潛江縣正堂，個自又學了武藝，就異常囂張，到處欺壓百姓，不務正業，今天也好，這兩個壞東西，既已來了漁場上，我姓卞的就借機會管教他一下子，西海黑龍打罷了主意之後，二番開口說道：「我當什麼人？」

當時車家兩公子，在官船上站着，一聽這話，還當是來人要向他們道謙，因爲他自己早已報出了大名，後來接着又一聽，祇見西海黑龍又說道：「原來是潛江縣的兩個死不了的壞蛋，跑到了我西海黑龍卞振遠的頭上來找死！」結果他二人一聽話不對頭兒，況且一聽來人正是西海黑龍卞振遠，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也就有些難心了，因爲素日也聽人傳說道，西海黑龍卞某，在這條江面兒上，不大好惹，不過事情業已擠到了這樣剪子口兒上，那裏還能說出來不算，何況自己還覺着有勢有力，故此那車家大公子，銀頭大歲車飛龍，一亮雙刀往前一欺身兒，左手刀虛招兒一恍，右手刀可就跟着下來了「醉漢向路」這前半套「二十四季刀

「中的一手兒，直奔西海黑龍頭上砍來。」

當時手使頭虎雙鉤的那位西海黑龍，說起他那虎頭鉤來，也是很有來歷，因為十八般兵刃之中，占第七位的虎頭鉤，他是兵刃中的兩翼，凡是使鉤的主兒，全是身大力不虧，還要慣在大動作之中，求出來小巧的招術，因為虎頭鉤是有鉤有刃，後部又有大月牙刺兒，和劍尖兒，在運用上須踢下身兒，講究要走開了脚步，搖起來兩肩，在撕，摟，摘，解，鉤，鉤入扣的大動作裏，遞出去巧小的招術，不然的話，不但難取勝於人，還易傷自己，在十八般兵刃中，鉤是要在「大中救小」，鞭是要在「軟中求硬」，一些武林道的老師傅們有話：「應練十年刀和槍，不練一年鉤和鞭」，這也足可證明，虎頭鉤是如何難學難練的了，不過，像那樣攜帶不便的傢伙，倒也獨有制人之處，因為一亮出來，您瞧吧！鉤兒啦，刺兒啦，刁兒啦，一大堆麻麻煩煩，真也是沒動手先嚇人三分！至於對那虎頭鉤的讚美，更有一大篇可寫的，現在筆者事不厭煩的，對它讚美起來：「說起虎頭鉤，神鬼瞪雙眸，老祖留劍十八番，武林添鉤占十全，攻取攔腰斬，守護虛實難，踢腰，作步，走似飛猿身，疾進，幾人回？鉤，拍，摘，解，人難防，撕，斬，扎，刺，先占光，五年練鞭走海陽，十年學鉤末逞強

，無擋，無敵，兵中翼，能攻，能守，虎頭鉤！」像這樣刀槍中讚中的一種虎頭鉤的讚，雖是說出來它的厲害，和怎樣難學，但是還沒能澈底說出來它的長處，筆者無才，也只好暫先割愛不談了，還是先說當天的事。

也算活該湊巧，在一條不甚寬大的船面兒上，一個雙刀，一個虎頭鉤，全是大動作的雙手傢伙，在那樣不方便船板上，怎能走開了脚步？可是這種地方，就要看看誰的真功夫了，這些閑話還是暫先擱起來，先說西海黑龍，一看那小子拿着雙刀，開始向他遞過招來，那裏還能再和他講理？便一揮左手鉤「麻姑撥雲」一找銀頭太歲的刀，接着進右手鉤，踢着腰，墊着步兒，趁着敵人的招術，「山樵獻鏟」，右手鉤由外向裏，鉤進裏側，刀走中鋒，直奔銀頭太歲的左腰攔去，這「鉤中斬」的厲害招術，也夠驚人魂胆的了，銀頭太歲立刻撤回了雙刀，見招破招，趁式進式，轉身兒踢着腰兒，翻手裏的刀由右往左，刀尖兒豎起，「羅漢跪香」的姿式，往外一開那虎頭鉤，還沒等西海黑龍往懷裏帶鉤的當兒，銀頭太歲可就又一往回轉身兒，恢復了剛才的地位，雙手由右往左一盤，拋出了刀尖兒，刀走「橫中斬」，真是疾快異常，「東風洗柳」直向西海黑龍的右面兒腰部砍去，這種「二十四季」刀中險要的招

術，由銀頭太歲表演的神化高超，脫去了平庸的藝業，何況銀頭太歲他又是血氣方剛，一個有勢有力的青年，武林中平素所講的那：「發招要穩，接招要準，下手要狠」，三種主要條件，銀頭太歲算是作到了家，他二人就這樣雙刀對雙鉤，一招一式，對，開，攔，擋，虛中有實，真裏帶假的巴！巴！巴！巴！打在了一起，四條白亮亮的傢伙，兩條來去直轉的黑影，在那船面兒上，打到了一起。

這時閃在了四下裏的漁場上的船隻，已由那些夥計們，點着了油魚火把，高高的舉起，照同白晝，這條漢江上的水浪滾滾東流，在那波濤裏反趁着千頭萬緒的火影兒，赤龍紅蛇閃閃的跳動，在望的銀河星數越發的令人看的清楚，四下裏巍巍江邊的山巒，已被子夜吞沒，當時祇有那波濤流水，洗打着船板發出些輕微的響聲，好些口子夥計們，已經全是屏聲止息，兩眼瞧的發直，內中有的看着交手時間一長，反替他們「舵主」担起心來，怕是萬一失招，可就全完了，甚至火把掉下來的熱油，流在了身上還沒有知道。

這一場江上稀見的交手決鬪，就在那真勝假亡的定義中，刻出了人們的死鬪，生存，是

要向鐵血之間求取的，等說話之間，他兩個人業已走了十六七個回合上，在那官船上站在船頭，觀望着助陣的另一位青年，笑面喪神車飛虎，看着他兄長手裏的雙刀，雖是招招加緊，脚步上也是處處機動，是取得了上風，但他也怕長此換招，有個萬一失利，遂高聲喊道：「兄長！可別鬥的時間過久啦！還是早些把這小子打發回去吧！」

這句話提醒了和西海黑龍正在交手的那銀頭太歲車飛龍，他才先用左手裏的雙刀，一領那西海黑龍卞振遠的眼神，等西海黑龍用手裏雙鉤，一找他左手裏的雙刀，這銀頭太歲可就故意賣了一個空子，伸右手雙刀故作「笑指天南」的俗招，「定心刀」直奔西海黑龍胸前扎來，等西海黑龍再回過鉤來，使了個「麻姑紡線」的招術，走的是「懶龍翻身」的路數，按說他那對虎頭鉤，確也是受過高人指教，手法脚步，身上眼上，聚精會神，全夠上個使鉤的能手兒，怎奈當天所遇上的這兩個青年，車飛龍車飛虎弟兄二人，他是經過洗了手的江洋大盜，海底飛蛇白亮武一手所教，又是將他那江湖綠林中，絕藝稀見少有的「二十四季」刀，分別的傳給了車家弟兄，故此當天夜裏在那條漢江水上，和西海黑龍卞振遠交手過招的車家兄長，銀頭太歲一聽他兄弟喊出來，是暗中叫他早下狠手，使用前部「二十四季刀」中

之絕手活兒，把那西海黑龍料理回去，故此那銀頭太歲才虛恍一招左手刀，賣了個空子，等那「笑指天南」俗招兒，使出去了之後，便將西海黑龍的兩把虎頭鉤，領到了上垂手，等那對虎頭鉤的招術「麻姑紡線」，由下垂手，一齊翻到了上垂手的當兒，這可真應了說：「短打評書」中常見的那句話了，「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那千鈞一髮的刹那之中，銀頭太歲將精氣神，身法步六個字，全算運用的到家，他是先將左右手裏的雙刀，往右下裏一帶，踢腰，墊步，脚下一墊勁，「反背擦陰」腿，可就在他那半回身的當兒裏，踢將出來了，他脚上的勁，也真叫足了，這種雙刀中套着拳脚的招術，武林中雖屬常見，可是也算活該有事，當天在船上的那西海黑龍，一個大意沒有留神，也是恰巧手裏搖動着一對虎頭鉤，正在扭身作步，脚尖兒點勁，來到了船邊上二尺以裏的地步，將想再還手的當兒，就在西海黑龍他的右屁股上，按上了銀頭太歲使出來的「反背擦陰」腿，祇聽「吧！」的一聲，這西海黑龍一個站立不住，身形往外一歪，「撲咚！」的一聲，翻倒在江內，夜間的江水，正是波急浪猛，碧森森的浪頭，將那西海黑龍，可就給吞沒到江裏去了。

等那西海黑龍拋掉了兩把虎頭鉤，在那波濤之中排流柳浪的洄到了自家漁船附近，由那

些船上的夥計們，七手八脚的搭帶到船上，他已是落湯雞似的滿身水淋淋的了，他抬起頭來，開口向那潛江縣的官船上，大罵說道：「你兩個小子別走，爺爺和你們拚了！」當時官船上手裏仍然拿着雙刀的那位銀頭太歲車飛龍，由鼻子裏「哼」了一聲，笑着罵道：「行啦！別給武林中的人丟臉啦！若是還有本事而不服氣的，再過來三個兩個的，不然的話，你家小祖宗業已教訓完了你們，可要開船回歸潛江縣了，沒工夫在這裏多耽誤！」

這一言未了，還沒等那西海黑龍卡振遠回答的當兒，在夥計羣中，可就惱怒了那位戈致業，他是一挺身形，由衆位夥計們之中，跳到了船頭，用手一指那潛江縣的官船，高聲罵道：「呸！你們這些依仗官家勢力，無惡不作的兩個小子，既已做錯了事，又已打倒了人家，還敢大言賣狂，真是目中無人，今天你且慢走，等你家小爺爺過去，在今天是深夜的江上，來替你家的大人們，教訓你一下！」

當時那碼頭上的衆家夥計們，因看見素日所依賴的打手，和大「舵主」們，一個個全都敗下來，就全沒有勇氣了，胆小的夥計們，有的在暗地裏已經互相小聲說：「這可糟了！怎麼全不是這小子敵手？」正在打算暗中撥船散退的當兒，突然又一聽夥伴之中，新來到的

戈致業，出人意外的搭上了橈兒，一個個全是因此又打起了精神，另換火把，多沾魚油，加上了好多的亮子，將一片深夜的江心，更照的明亮了，在那夥計之中，可就有的說：「對！還是戈家賢弟跳過去，把這兩個撒野的小子，給料理了就完啦！我們平日看着就知道，賢弟你有本事，而不外露的人，你趕快跳過去吧！」

這戈致業那裏還有閑功夫和這些夥伴們答言，便一縱身形二番跳上了臨近的一條舢板兒，由三四個夥伴兒，搖櫓的，推舵的，將那舢板兒在水上「滴流」的一打轉兒，船頭向西，船尾朝東，逆着水浪三划五撥的，真似一條箭似的，不大功夫，業已臨近了潛江縣的那條官船，等離着尚有不到兩丈左右的當兒，那船頭上站立的戈致業因早已等的不耐煩了，他便一提丹田，叫起了正氣，兩脚尖兒一划船板，墊步擗腰，「噫！」的一聲，縱上了官船。

這一來，可幾乎嚇掉了車家弟兄的魂靈，因為那車家弟兄二人，不論如何年青，不論如何仗勢欺人，但他們對於武林之中真假功夫，是一看便知的，因為等他二人一聽另外船上，又有人搭上了話，那種宏亮的嗓子，就已先壓了他們一頭，接着一看舢板兒上過來的，站立着一個身形高的漢子，在二丈左右的遠處，就一擗身形跳上了官船，輕似落葉，快似燕子掠水，沒有真功夫，

那能有這樣的好身手兒，等他再三抑制了心頭上的跳動，再一分手中他那兩把傢伙，定睛一看那戈致業，長的真夠上了，一條好漢，身長足有六尺，細腰紫背，大大的兩隻眼睛，高高的鼻樑兒，聲似宏鐘，眼似電，舉手抬腿，全可以看出來，絕對不是平凡之輩，故此那車飛虎，便先在身後搭上了話兒，說道：「大哥！可要留神！」那車飛龍本是在江湖上報「萬兒」叫銀頭太歲的，天性有些粗野，仗着他半套「二十四季」刀上的功夫，故此二番又提起了胆量，他向着戈致業一聲斷喝喊道：「什麼人過來送死？有本事就報名過來！」那辭別了恩師懷藝下山，初次與人對陣的戈致業，對江湖道上的事，還有些生疎，祇知道扶弱抑強，遇事主張公道，便一開口說道：「在下戈致業，爲了漁場上的事，特領教幾手兒。」這略略的兩句話，那能治退了車家弟兄二人，平素那種傲視儕輩，恃勢欺人的心，等車家弟兄一聽，是個從來沒名的戈致業，便就沒有看到眼裏，遂接着開口說道：「你既然跳過來，當然也是不服氣，特來受死，那麼你就過來吧！」這兩句有人聲而沒有人味兒的輕薄話，可真把戈致業給氣着了，他便說道：「好！你來領招吧！」

當時只見戈致業踢腰作步，二次往前一欺身兒，右手可就由腰裏「嘩唧！」一聲，抖出了他那從來沒有給人看見過的那條十二節梭骨鋼鞭，戈致業便將摺在右手中的那條十二節梭骨鋼

鞭，抖手打將出去「笑指天南」定心鞭，直奔了車飛龍的胸前點來，等車飛龍忙中無序的，急關的當兒，可將戈致業給笑的暗在心裏罵道：「這小子算交待了！」因此戈致業嘴裏喊說道：「你給拿過來吧！」說着話，身子往左下裏一轉，右手裏的鞭也跟着往左下裏一帶，那條鞭已經纏住了車飛龍的左手刀，戈致業腕子上的勁，也是叫足了，故此車飛龍也到是很聽說的，便撤開了左手裏的刀，那口刀被戈致業帶出去也足有一丈多遠，在空中一打橫兒，「咚」一聲，便跳到了那條漢江的水裏，當時那車飛龍「啊！」了一聲，見個自左手裏的傢伙，被人家一鞭給帶出去了，他便急忙一揮右手裏的刀，二番掄過來。

等站在船尾上觀望着助陣的車飛虎，一看大哥失了招，丟了傢伙，也有些眼紅，便一擺雙刀，跳將過來，也沒有搭話，便向戈致業遞招，兩打一個，這三個人便在船板上，打到了一處，鞭聲刀影，緊急異常，那戈致業他手裏一條鞭，盡致的揮發運用，他將太虛大師他那恩師，所傳授給他的那手「如意八卦鞭」，按着兩儀，四象，八卦，陰陽幽妙的變化，真假虛實，鞭隨聲到，人隨鞭轉，他將那鞭上的真功夫，算全抖將出來，講的是，掃，打，纏，繞，點，索，揮，勒，一招急似一招，一式快似一式，巴巴！巴巴！將整個的船面兒上

，算給照顧疼了，車家的弟兄雖是兩個打一個，可是仍然看不出來有何勝算。

第四章 一伏兩英雄顯本領

這時分散在下流停船放錨的，碼頭上的船隻上衆家夥計們，和方才被車家弟兄，打落水裏的幾個碼頭上的水手，連那西海黑龍下振遠，大家人等一看，這跳過去的戈致業，出人意外還真有實在的功夫，一交手就把那人傢伙，給帶出了手，因此便二番打着銅鑼，齊聲吶喊說道：「好戈致業，真給這沙陽鎮漁場上，找回了面子，你要狠狠的抬手，老老的下手，趕快把這二個吃人飯，不講理的小子給料理回去！」這一陣陣鑼聲人喊，響鬧過去了以後，江面兒上驟然的反感到了意外的冷靜，天空裏星疏月朗，照耀着黑森森的山巒，峻嶺，幾陣初秋的西風，由樹頭吹將過去，夜裏的林稍微微的作響，配着那滾滾東流的漢江水浪，洗打着落了錨的船板，也泊泊有序的響着，那兩打一個的潛江縣官船上「嘩唧唧唧！」的鞭聲和「嘎嘎」的刀影，三個人在鐵血之間，全要爭出來真勝假亡！在那時粗線條兒的作風裏，正寫出來地域上強硬性的血鬥，也足堪代了咱們中國的國粹了。

還是先說當時的戈致業，他那條鞭，對付着車家弟兄，兩個人使的三把傢伙，車家弟兄二人，雖是由二個人，湊合着使用一整套「二十四季春秋刀」，上下裏也是叫足了勁，穩中帶狠，狠中帶準，下了決心，一意的想找回來一鞭纏掉了左手刀之羞恥，怎奈那初次與人對敵，硬漢子戈致業，他是處處小心，加意提防，怕的是萬一失招，給師傅丟了聲望，故此他那條鞭，像似怪蟒一樣，聲東擊西，指南打北，忽前又後，行左又右，上下翻飛，已使車家弟兄二人，有些不好對付，說話之間，他們在船上，業已走過了十幾個照面兒，在每一照面兒裏，就有一次接招遞招，先守後攻。

中國歷代武林中之定律，講的是：「一刀，二槍，三斧，四叉，五鈎，六鞭，七抓，八劍，」就是說使鞭的人，得上下，「三更燈火五更雞」整整六年的工夫才成，若是練刀一年，練槍二年即可，等到若是學上劍術，那就要費上八年整個的工夫了，故此當天夜裏，在漢江沙陽鎮，潛江縣的官船上，與車家弟兄二人交手的戈致業，他那條鞭可真叫有些實在的功夫，他抖開了腕子，走開了脚步兒，在他那，手，眼，神，法，步，幾個字上，全可以見到，名傳實授的真實藝業，這就看出來學鞭之難，僅比八年學劍少了二年，比五年鈎還得多了。

上一年，其鞭法腕力，硬將軟傢伙，叫成了一條又硬又直的傢伙，絕不是空談所行的，故此，在練武藝之中，還有一句話，說是：「練長不練短，練硬不練軟，」這便是說鞭上功夫最難求得的。

當時的話，等那戈致業，他正巧縱身來到了船頭，臉向着外，背向着船面兒，他趁勢兒使了一個「反脫袈裟」身法，稍往右轉，鞭由下面兒反着掄回去由裏往外抖，五尺多的鞭，加着身形又是隨着鞭身，一齊往回下裏打去的，故此他這一鞭出去了足有一丈四五尺之遠，正在他身後的車飛龍，到是沒有被鞭打上，可巧出乎意外的，正在遠下裏的車飛虎，就在他左耳朵上，被那鞭沉力猛的鞭稍子，祇聽：「巴！」的一聲，就給掃上了，車飛虎痛的「啊！」了一聲，他那一隻左耳朵，便被鞭掃去了大半：「刷！」的一聲，鮮血直流。

跑在了前面兒的車飛龍，他手裏本來就剩了一把單刀了，當時又一聽他那二弟，喊出來的聲音不對嗒兒，便知道是沒有躲過去這一招，一定是掛了傷，他心中這一着急，在精氣神上可就有些遲慢了，那戈致業還那裏能夠故意的客氣，便趁勢兒一拉他那手中鞭，腕子上的勁往裏一帶，那條鞭就在空中一翻，由右向左，可就向車飛龍的頭上，橫掃過去，當時車飛龍

，本想低頭躲過去那一招，再行接着進招，以圖掙扎一時，怎奈戈致業那條鞭，不比尋常低庸之輩，來勢既急且猛，又加上一些真假虛實的招術，已使車家弟兄二人，早就眼花耳亂的不知如何的應付了。

按說武林之中，不論使什麼傢伙，或是用什麼招術，凡是能夠在虛中帶實，而實中又有虛，真真假假，令人難於躲閃，見招變化，遇式相機而動，那便是上乘中的好手兒，當時的那位戈致業，可就夠得上這種身份和手法了，他是隨招變化，人隨鞭轉，鞭也是隨心應手，直如一條可手兒的鐵棍，在手裏任意的使用玩弄。

當時的話，那車飛龍，也是因為難辨真假虛實，便略一遲頓，在他一低頭踢腰躲閃，稍有些遲慢，那條凶狠疾勁異常，而又毫無情面的十二節梭骨鋼鞭，帶着尖溜溜的風聲，就在他頭頂上「吧！」的一聲，就給掃上了，當時下的戈致業，還沒等的那車飛龍喊出聲音來，他便一抖腕子，使那鞭稍兒，往回下裏一纏，將車飛龍頭頂的紮巾，連着頭髮給掃出去了多遠，貼着頭皮的鮮血，也就「刷！」的一聲，流將下來，那車飛龍一疼痛，知道是個自己失了招，掛上了彩，他才「啊！」了一聲，由嘴裏喊出來！在那樣狹窄的舢板上，又沒地方藏躲，退

避！也只好緊咬牙關，狠着心勉強的繼續掙扎着。

故此那車家弟兄二人，頭上雖然全帶上了不輕不重傷，二番他兩個又一齊輪刀惡狠狠的又欺將過來，和戈致業拚命，不過，在那心身運用上，和遞招換式上，可就更有些不如方才了，「錢壓奴婢，藝壓當行，」說來是一點而不假，車家弟兄二人，心上一發怯，手法便也處處落後，這一來，可就更顯着不中用了，致於那戈致業，他第一次與人交手，又是遇上兩打一個的，他還能站了上風，故此精神抖擻，手底下也越發的穩準如意，遂向那車家弟兄二人一聲斷喝的罵道：「你這兩個不知死的奴才，還不給我放下了兵刃，跪下請降，等待何時？」接着又是一個「打！」這最後的一聲「打！」喊出來之後，可真也嚇破了車家二人的胆，四隻眼睛在四面八方一找戈致業手中的那條鞭，可是眼睛就感到了有些不大夠用了，因為全是驚弓之鳥，其實當時下的戈致業，早已就把手中鞭收回來，摺在了掌內，只是虛招兒用左手在空中一恍，隨着那個「打！」字一嚇嚇他二人，就在這一剎那之間，戈致業二次身形往前一欺，腰向前下裏一灣，伸出了右手鞭，順着船板最多也高不出二寸「疾風斬勁草」橫着掃將過去，當時正逢車飛龍站在了前面兒，也是應該他倒霉，祇聽「吧！」的一聲，「撲咚！

「又一個「槍嘍！」因爲車飛龍兩腳躲避稍遲，便被那條鞭給纏倒了身形，拋出去了傢伙，掉在了船板上，若用說短打評書先生們的口吻來形容，當時也正是不知當形容的如何緊張和滑稽，可惜作者沒有生花之筆，不能盡緻描寫，也只好說到了這裏爲止。

等那戈致業一手兒，「疾風斬勁草」掃倒了車飛龍之後，立刻撤回了鞭，正想再接着照樣兒去料理車飛虎的時候，祇聽後面兒水上那些碼頭的船隻上，由西海黑龍卞振遠，先喊出來了聲音，祇聽他喊道：「我們所有的船隻趕快划將過去，我要活捉那兩個撒野的小子！」故此四五條船上的打手，和水手伙計人等，一個個也都興高彩烈的，歡呼着拉起了錨繩，划動了雙槳，一齊擠將過來，把一條潛江縣裏的車家官船，團團的給圍了個風絲不通。

當時的話，看天時已將近四鼓，三星入斗，雲捲塵沙，西北上一陣夜風吹過，黑暗暗的大江流水，襯着煌煌的火把，已使那剩下的車飛虎，再也還不上手來，祇有扭轉身形，想往後艙裏躲閃那戈致業的鋒焰。

這時碼頭上，方才被車家兄弟二人，打掉在江內的打手們，業已又二次跟着西海黑龍卞振遠，連忙來到了船上，用右膝蓋一點車飛龍腰眼兒，攏過了他的兩肩，由伙計們遞過了一

條網繩，便將車飛龍給老老實實的綁上。

不過，當時向艙後不顧命的逃下去的那位車飛虎，他趁着人聲嘈雜，便由船尾上往大江之中一縱身兒，跳進了大江以內，他兩手一分水流，排住了浪頭，緊跟着浪尾，順水逃走去

了。
這裏先不提車飛虎怎樣的逃走，和到了下流怎樣爬上了岸，晒乾了衣裳，另雇小船兒逃回丁潛江縣衙搬請師傅報仇，戈致業帶災身入圍圈，那些後文書中的事，祇好留到了後文書再提。

當時的話，還是先說當時下的衆家人等，在那手忙腳亂之中，有的便在暗中紛紛議論着說：「真想不到一個平素連一句話都不說的戈致業，他會有這樣高深的武藝？」當時西海黑龍又一聲令下，命手下人等將潛江縣剩下的官船，划到了漁場的碼頭上，一些人等也是興高彩烈的，前後簇擁着他們「舵主」和戈致業，押着業已被綁的那個銀頭太歲車飛龍，回到了漁場上。

原來那漁場碼頭。是一個大四合的院落，南北各五間，東西各三間，南面兒中間有一所大門，是用細木條兒編的籬笆門兒，院中特別寬大，滿院子裏堆着好多的杉高，上面晒着無數的細網，等一些衆人進到了院內，便由西海黑龍吩咐，先把車飛龍綁在院子裏的杉高上，

命一些手下伙計，分班兒看着車飛龍，至於那些漁場上的打手們，便搭論着戈致業說長論短，一方跟着西海黑龍到了北上房的西裏間兒，大家分手坐下。

拿着一個伙計身份的戈致業，那敢不知好歹真的坐下，便想站着講話，最後還是西海黑龍對他再三揖讓，戈致業無奈，也不好再作客氣，便在衆人的下垂手最末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了半個屁股，這時那西海黑龍便先「哈哈！」的笑了兩聲，向戈致業說道：「兄弟你真行！從打你來到了我這漁場的碼頭上，第一天我就看你不是個普通之輩，事事都瞞不過了哥哥我這兩隻眼？哥哥當初也是到處佔上風的，我這兩把虎頭鉤也是二十幾年的苦功夫，當初爲了爭奪這座碼頭，當時就憑哥哥一個人兒，年青力壯，我那兩把虎頭鉤底下，也不知道撕過了多少口子，故此在這條江面兒上，才打下了地位和英名，立下了事業的根基，不過，現在是老了，不知怎麼總是手不應心，現在哥哥要問問你，老兄弟！你爲什麼有一身這樣的好武藝，到了哥哥這裏不先說？今天沒別的，哥哥要報答兄弟你這次的援助，在船上能給咱們漁場的碼頭上，找回來了面子，奪回來了威武，哥哥雖然在這漁場上站在江邊碼頭上多年，可是與附近沒害處，憑良心反倒養活了一大批夥計們的生活，按理也當有個限期，哥哥想把這漁

場上的事……」這西海黑龍說到了此處，祇瞧見全屋裏所坐着的打手們，和漁場上幾名管事
的頭目們，不約而同的全向他臉上注意的看着。

那西海黑龍也是半生奔走江湖的人，在刀槍林兒裏，以鐵血討生活的主兒，什麼過節眼
兒不知道？當時他看屋中所有的衆人，全現出來反對的神氣，不願意他輕自的「讓船轉舵」
，將漁場上的大事就交給了一位外來的人，等西海黑龍一想也算有些道理，一方也怕戈致業
沒有領人的魄力，萬一鬧上個不服衆望，反爲不美，故此心上一打合計，暗自想道也罷，既
然大家心中不同意，也祇好留着這個醜兒，等有機會再說！一方也可以叫戈致業對場上的事
情多熟習一些，因此西海黑龍便二次一改嘴，連着說道：「兄弟！我這碼頭上，也正好缺少
一位像你這樣有高深藝業的人，從今天起，兄弟你可千萬別在那伙計羣中來往了，趕快由漁
場上搬到這此房裏來，和哥哥住在一起，吃在一處，咱們不但從此要多親多近，還要既於藝
業上，雙方互相的再多練上一些，彼此也好有個進步，你可別看白天兒，在江上哥哥一個失
招，輸給毛孩子，按說真實本領，不論如何哥哥不會在他們年青人底下的！兄弟！這是哥哥
真心肺腑的話，你可別不願意！」

當時下的戈致業，那裏敢大意答應，遂立刻站起了身形，往前進了一步，雙手緊緊的一抱拳，向那西海黑龍說道：「舵主！」今天事已不必再說了，我戈致業既是漁場上的人，看見了不講情理，和那樣張狂賣弄的人，可巧又趕上咱們這方過去的人們，全失了招，戈致業天天吃在漁場，喝在漁場上，那能袖手不管，就這樣小小之助，也算戈致業報效了漁場，真也說不到什麼大事，現在「舵主」一片好意，戈致業心裏明白，永久感謝不忘，不過，若是說戈致業離開了場上衆家兄弟，搬到這些房裏來，戈致業天胆也是不敢如此冒昧，從今以後，戈致業能夠在「舵主」手下，永久當上一名夥計，也就心滿意足了，還是請「舵主」收回了成命！」

當時西海黑龍一看，戈致業說話全是誠心誠意，當着一些相處多年的打手們，也不便再三相讓，何況當時在打手之中有一名叫水上翻柴通的，又在旁邊答上了話，祇聽他站起來說道：「「舵主」今天雖是仗着戈家兄弟的一條鞭，找回了不少面子，可是船上的另一個小子，還跳入江內逃走，「舵主」請想，潛江縣衙離此又不甚遠，我看不出三天還要有事，一方外面在院子裏，還綁着一個，關於戈家兄弟之事，算我們圈兒裏的事，那一天說全好，現

在若是依我水上翻柴通的意見，還是請「舵主」趕快發落院子裏細着的那個小子，一方更應當立刻準備一切，可要小心防備，潛江縣衙那邊的來人，萬一出了事兒，咱們可是人少勢孤，使況還是以私鬥官，今天我看「舵主」就當發出去連環帖，將這漢江水面兒上，不論他是上游或是下流，任何大小碼頭上的朋友們，全請來助陣，咱們用鐵血打下來的沙陽鎮漁場碼頭，業已報「萬兒」和「豎悍兒」多年了，也算不易，多少次出生入死的，和外部衝突，也不知道死傷過多少口子，有血性有義氣的好朋友，難道說，這次就能叫潛江縣上的人們給鬥栽了不成？還是那句話：「既要賣頭朝外！」家裏對戈家賢弟的事那天全好說，我看還是事不宜遲，請「舵主」趕快拿主意罷！不然的話，潛江縣距我們沙陽鎮，往返尚不足三百里，人家若是來的話，可也就在這兩天以內的了！」

這水上翻柴通一套有情有理的話，說的西海黑龍下振遠滿心佩服，故此他才在鼻子裏「哼！」了一聲，接着二番抬頭，高聲喊道：「來人呀！」在外面窗前站在等候發話的夥計們，齊聲答應「乎啦」一聲，就進來五六口子，全是橫眉厲目，頭頂挽着辮子，光着背，進得屋來，向西海黑龍抱拳之後，往旁邊一站，靜等吩咐。

這時祇見那西海黑龍，向進來的幾個伙計說道：「爾等先把院子裏那小子先重重抽上一百鞭子，然後押在後院，嚴加看守，等一兩天後，他們潛江縣上，萬一有什麼人來，待我一起抓住了之後，再一起發落，也叫他們認識認識，我們沙陽鎮上的厲害！除此之外，爾等趕快預備下雙槳排櫓的舢板兒四艘，我要派人連夜趕路，去到那青魚涌，請來我那好友，千里煙波盧子明，和到那雙柳灣上，請來那位小銀龍王伯彥，和到那夕陽峪上，請來醉東風柳南塘，再到那虎尾陽，請來那位飛江鼠紀頓，我那紀家賢弟人等，一齊到來，準備和潛江縣上來人拚命一戰！我倒要看看誰行誰不行？一方也好瞧瞧潛江縣衙，究有什麼能人，高手兒？爾等可趕快到賬房，找那修先生，命他立刻給我寫好請帖！」這些伙計們本來就沒有受過外人欺負，想不到今天晚上，在水面兒上，叫車家弟兄絕逗弄了個大敗而回，若不是有戈致業給出手助陣，簡直沙陽鎮碼頭一帶，就再也吃不開走不通了！故此伙計們，個個心中全帶着一股子氣兒，當時一聽他們「舵主」那樣一吩咐，直如小孩子過年穿花鞋似的，故此在一齊答應之中，轉回了身形，來到了院內，派了一個小伙計，先到賬房叫修先生，給寫四處請帖，又令鎮外江口漁場上，另外預備送信用的快舢板兒，這全不在話下。

現在先說那車飛龍，他因失招戰敗，被人給綁在院子裏，連眉頭也未曾皺過一次，他是不哼不哈，靜等發落，後來車飛龍一看，身邊過來了幾個碼頭上的打手，和一些伙計人等，手裏提着蟒鞭，和有的拿着一盆涼水，放在了他的眼前，車飛龍心裏立刻明白，知道這西海黑龍下某，是想瞧瞧他是不是一個硬漢子，這蟒鞭沾涼水向他身上抽過了之後，等鞭子過去，身上皮肉也立刻少掉了一條兒，這是試金石刑法，祇若是一皺眉頭，或是一出聲兒，那真栽到底，永遠也沒有人再來捧了，不過，以一位縣太爺的少爺的車飛龍，平素養尊處優，恃勢凌人，驕傲成性，像這種蟒鞭沾涼水的刑法，他也不知道在縣境裏，對別人施行過多少次？真想不到因果循環，在這沙陽鎮上也會有人照樣兒給他預備了一份兒！到這時那車飛龍，他才心頭上打了個冷戰，一方暗自想道，看情形我姓車的，既已落到他們這羣人的手裏，我這場皮肉的痛苦，怕是難免的了！也罷！這算叫做報應，沒法子，也祇好賣給他們幾下！

當時走過來一個伙計，一伸手撕開了車飛龍的衣裳，露出了白花花的上身兒，他兩支胳膊，可是被人家用了好幾條網韁繩，綁在一支杆子上，這伙計一面兒撕着衣裳，一面兒向車飛龍喊了一聲：「咪！姓車的，你也有現在！」這時滿院之中，漁油火把比方才照的更爲明亮

，天時雖已交過了五更，但尙未至天明，故此一些伙計們，仍是舉着火把，在圈外站着助威伺候，一方看着這場鞭打活人的樂子，當時下有一個伙計中的頭目，向車飛龍說道：「姓車的！你現在還有什麼話可以說呢？你們潛江縣那一套嚇人的官味兒，和別的地方去使！對咱們這條江面兒上的沙陽鎮來用，那叫白費，你看見了沒有？」這頭目說到了此處，一揚他手中的鱗鞭，又用手一指地下那盆涼水，接着說道：「這全是給你們這仗勢欺人的小子預備的！你老爺爺今天一高興，我要打上你個千八百鞭子，還要看看你這銀頭太歲，到底有幾個頭？」

當時下正在綁着，不能移動的銀頭太歲車飛龍，平素也是養尊處優，今天由於手下一失招，被獲遭擒，眼前就要皮肉受苦，未免心中也是暗自難過，等他一瞧拿着鞭子的小頭目，在他眼前那一賣弄，不覺的又提起了好漢子的膽量，遂一咬牙，切齒的罵道：「爾等真要造反！也不看看你們腦袋，還能長上幾天？你家小爺既然被你們擒住，任殺任刮，你家小爺全沒放在心上，何怕你這鱗鞭！不過今天你打了你家小爺，可要担心着也許明天就有人來要你們的腦袋！」這夥計頭目一聽這話，祇是由鼻子裏「。」！了一聲，一方接着向車飛龍說道：

「既敢打你小子，祖宗們便什麼也不怕！你趕快接着吧！」

在說話之間，祇見那個小頭目將右手的蟒鞭，往水盆裏一沾，趁手往空中一揚，斜肩帶背，「巴！巴！巴！」連着就惡狠狠的抽了三下，每一次鞭子落在身上，立刻就現來了一條血印兒，重者連肉都被鞭子打飛，最輕者也是皮肉青紫變色。

當時那銀頭太歲車飛龍，他總算是在江湖道上雖沒有闖蕩過，但也是結交過多少位粗硬線條的人物，尙知道在剪子口兒上，應當咬緊牙關，身上不論挨上了多少鞭子，皮肉如何受苦，連半個「哼！」字兒也沒有，說話之間，那個拿鞭子打人的小頭目，業已鞭起鞭落的打了四五十下子了，可是最後再細細一看，祇見那銀頭太歲車飛龍，業已絕過氣去，故此他才停住了手，接着用雙手捧起了那盆涼水，由頭頂往車飛龍身上一澆，等車飛龍打了一個寒戰，才僅僅由嘴角裏吐出了一個「啊！」字來。

當時下，坐在屋內的西海黑龍卞振遠，才吩咐手下人等，將車飛龍由杆子上放下來，命押在後院的魚屋子裏，另由兩個打手，率領着五六个得手兒夥計們，在左右看管着，如今且按下這被鞭子打傷，而又被押在了漁場後院屋內的車飛龍慢表。

現在先說當時下的那位西海黑龍，和一些打手人等，以及戈致業在內，當天業已知道車飛龍業已負了鞭傷，一方所派出去各處搬請的船隻，當天在晨霧迷矇中業已開出去，遂休息了一會兒，等到了當天的中午將過，那西海黑龍，正在和手下人等，談論如何對付潛江縣上來的，和如何招待請來的朋友之時，就聽一個夥計進來報告，說是那青漁涌的「舵主」千里煙波盧子明，業已帶着手下四五位弟兄，來到了沙陽鎮外的江邊碼頭上，等西海黑龍下拔遠，知道了所邀請助陣的朋友，已經來到沙陽鎮之後，遂立刻帶着手下人等，親自迎到了江邊。

原來當天下午，最先來到沙陽鎮的千里煙波盧子明，他是距離沙陽鎮上游，還不夠五十里遠處青漁涌，碼頭上報「萬兒」的大「舵主」，說起來那千里煙波，倒也是在漢江水面上，出過名露過臉的一條硬漢子，當年他曾拜求過四川，巫溪地方巴山三大俠中的聖手撥雲俠呂城柳爲師，故此他學就了一手，很見功夫的「三才刀」，和輕身提縱術中的燕子七縱法，因此後來他在江湖道上博下了千里煙波四個字的綽號，他身手是如何的快，也就可知了，等到最後，也是因爲他在函谷關的青牛山，爲了給朋友解圍，刀劈了關上的三名快捕，闖下了大禍，才換了碼頭來到了漢江，招集弟兄，豎起了「桿兒」，從新報「萬兒」，當起了「舵

主」，交朋友一向是捨己爲人，伏羲用事，確也是一條有血性的硬漢子，當天早晨接到了西海黑龍的請帖，毫無猶疑，立刻就乘來船趕到了沙陽鎮上來。

話要簡單，等西海黑龍迎接到了江邊上，和千里煙波弟兄二人一見面，當然也是少不了有一場寒暄，正在說話之間，又祇見上游江上，隨波乘流的又趕下了兩隻大舢板兒來，撐滿了帆，不但風隨浪順，那兩隻船，又全是雙櫓排槳，故此倒真像箭打的一般快，西海黑龍遠遠一看，便看出來是自家所派去的船隻返回了！

第五章 信讒言大打還覆陣

西海黑龍就便在江邊少候，未久那船隻可就來臨就近，離着尚有兩箭多遠，那船上便先後有兩個人高聲喊着說道：「大哥！一向久別了，有什麼大事，何必還下了一道請帖，本來全是自家多年的弟兄，有事差人送上一個話兒，就能立刻來到的，下着請帖不是顯着太遠了嗎？」等西海黑龍仔細往頭一條船上一看，原來船頭上站立着，和他說話的那人，正是雙柳灣「舵主」小銀龍王伯彥，第二隻船上的，正是夕陽峪的「舵主」醉東風柳南塘，說話間，

前後兩條船，業已臨近江邊，由船上水手們攏住了船，也沒等搭上跳板，離着陸地尚有一丈多遠，兩條船上衆人一共也就是八九口子，全都前後「噲！噲！噲！」的縱將下來。

這時西海黑龍才二番向來人抱拳說道：「兩位兄弟，倒來巧了，能夠同道而來，足見我們千秋的義氣，是有神佛暗中保佑的！這次哥哥所佔據的這坐沙陽鎮，由於昨天和潛江縣來人，結下了「樑子」，大約不出一二日之內，怕是潛江縣上要有人來；和咱們弟兄見見上下，論論高低的，故此哥哥也沒存客氣，才請來幾家賢弟，拔刀相助！沒別的，哥哥這廂先謝謝三位兄弟們！」說到了此處，那西海黑龍是連連緊緊的抱拳。

原來那二次同道而來的那位小銀龍，他是在湖南洞庭南岸益陽地方，江湖聞名已久，在南派槍法中對「三十六路陸家槍」算是執掌門戶的，是神槍手陸勇陸三白，大英雄的門徒，故此他也學得了一手極見功夫的陸家三十六趟槍法，在洞庭一帶闖下了三個字小銀龍綽號，至於到了雙柳灣，當了水上「舵主」，還不過是最近三五年的事。

至於另一位，就是醉東風風柳南塘，他也是江南五老九小之中在小輩當兒裏，站九小之一的成了名的人物，論工夫藝業全在衆人以上，手中刀，懷中暗器，在漢江上下游一帶，全

能報得出去，他又是江湖道上唯一的女人中在武林成了聞人，出了家的尼姑，慧連慈雨的徒弟，那尼姑除去將一手兒「解手法」沒有傳給他之外，將終身所學，全都一一指點給他，故此江湖上衆人，見了他的面兒，也別管是那幫派，或是綠林，或水，或陸，也沒有不先怕他三分的，「南京沈萬三，北京大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因為他的師傅慧連慈雨，那手兒「解手法」可以說沒有不怕的，這些閑話，還是暫先擱下不提。

先說當時在那江邊兒上，衆家來人互作寒暄之後，由沙陽鎮上幾個伙計，和一些碼頭上的打手們，在前面兒領着道路，這一行人等，加上各路的來人，全都是自帶有好幾口子出生入死的弟兄，全都是穿青衣抱烏柱，吃誰向誰的鐵血交情，故此算來也足有十幾口子，至於各個人的姓名，綽號等，至下文書中再爲細表，當時那一行之中最主要的，計有：青魚涌的千里煙波盧子明，雙柳灣的小銀龍王伯彥，夕陽峪的醉東風柳南塘，由沙陽鎮上的西海黑龍卞振遠，在最後跟陪着，大家是簇簇擁擁，一齊來到了漁場的碼頭，等進了大門，來至北上房，二番衆人抱拳，互道辛苦，由手下伙計們預備茶飯酒肉，免不掉的要有一番招待，這先不必細表。

等各路來人，黑壓壓的坐滿了一屋子後，西海黑龍才一舉手中的茶盃，向衆人讓了一次茶，接着便站起了身形，又一抱拳，向全屋中各路來人說道：「諸位好友！咱們幹着江湖道兒的人，天天在鐵和血中尋求生存，交朋友的血性和義氣，是重於性命的！俺卞某出世以來，爲了朋友的事，心裏頭總是愉快的，咱們全是住山吃山近水吃水的人，大家指着這條漢江水面兒，養活了好多口子弟兄，和夥計，敢說是與人無爭，祇是從水裏拿着血汗氣力，去求生活之道，大江面兒上的事本來是誰有力氣，誰就幹誰的事，像我們這沙陽鎮水上的界面兒，在昨天突然來了潛江縣上，車家縣太爺的兩個狗崽子，仗着他老子的勢力，和那兩個狗崽子會些武藝，用他們來船，故意碰散了將要上岸出網的漁羣，和弄亂了網，等夥計過去一指問，他們敢口出不遜，接着一場一場的，將我們弟兄連着給打回來，不怕衆家弟兄們見笑，最後我親自過去一抬手，也是失招受辱，真也沒想到這兩個狗崽子，手下還很有些實在的功夫！後來，若不是我這位兄弟，戈致業……」西海黑龍說到了此處，用手一指陪在了末坐的這位戈致業，接着瞧見他又說下去：「仗着血氣和義氣，跳過去把車家狗崽子給打倒，找回來了面子，我這西海黑龍四個字的「萬兒」，從此之後，便沒法再在這條江面兒上報了！

今天諸位兄弟既然瞧得起我這姓卞的夠朋友，來到了沙陽鎮上，拔刀相助，幫着我姓卞的保住了這隻碼頭，等潛江縣上來了人，大家賣賣氣力，能給哥哥爭口氣，把他們打發回去，沒別的從心甘願，今後沙陽鎮上的每年利益，由諸位兄弟平分一半！」

西海黑龍一言至此，還沒等他說完，只見當時各路來人之中的那位，雙柳灣上的「舵主」小銀龍王伯彥，便站起來，向西海黑龍一抱拳，口中喊道：「大哥！今天我們各路的好朋友們，全是助陣而來，爲的是遇上剪子口兒，大家羣力來擋，這也是江湖道上鐵血勇氣，大哥說事情經過是應該的，至於戈家賢弟有那樣好身手，便當先給大家介紹一下，將來也好有個稱呼！最後大哥爲什麼又提起那種毫沒義氣的話，叫我們事後平分沙陽鎮上，全年中漁場的好處？這可就太不對了！難道說我們全是爲了利益而來不成？」

西海黑龍一聽這話，他又二番向小銀龍說道：「王家賢弟！你是有所不知，哥哥也是一片誠心實意，因爲年歲漸老，手底下總是手不應心，又加上這次江面兒上，失招受辱，哥哥一向闖蕩江湖，以硬擊硬的心，也因此灰退的多了！關於沙陽鎮漁場上的事，哥哥也是早已就有「轉船讓舵」的心，今天看見了大家，一齊來此助陣，哥哥也是心裏一難過，才說出來

了心事！」說到了此處，祇見那西海黑龍，在一聲嘆息之下，一雙眼睛，卽就掉下幾點好漢子們的眼淚來，等屋子裏的各路來人，一看西海黑龍，果然掉下了傷心的眼淚，內中也就真有幾位，因之暗自傷情的，因爲誰也全知道，江湖飯是最難吃的，天天提心吊胆，從打裏緊兒，防備到外面兒，刀槍林兒裏要腦袋，一旦大怯來臨，平素大碗喝酒，大塊兒吃肉的好兄弟們也得落個風流雲散，邪不侵正，今古一理。

最後還是由那小銀龍，接着向西海黑龍勸道：「大哥！今天衆家好友一齊熱心來到沙陽鎮幫忙助陣，還是大家高高興興準備一切要緊，大哥又何必提說這樣不高興的話？」

正在這時，由打外面兒慌慌張張的，可就跑進來兩三個伙計，朝着坐上的西海黑龍一抱拳，大聲說道：「舵主！」我等在江邊瞭望，見那水上已由下流來了四五隻雙槳排檣的大船，遠處聽來更有鑼鼓之聲，滿船上黑壓壓的站滿了人，雖然還看不見那船上的旗幟，寫的是什麼，但看情形，十之八九，是潛江縣開來了船隻無疑！請「舵主」爺從速給預備爲是！」

那西海黑龍卞振遠一聽這些夥計們的稟報，遂用手一按桌案，站起了身形，兩道眉頭一

皺，二目圓翻，他先向全屋子裏面四下裏一看，接着向各處一抱拳，大聲說道：「好！來的好！果然不出我等所料！現在沒別的，衆家多年好友，今天爲了我這沙陽鎮碼頭的安危而來，還沒能稍微休息，這仗勢欺人潛江上的報仇船隻，業已來到，故此敢請大家遇到了這種剪子口兒上，拔刀助我卞某一力，小哥哥這廂有禮了！」

西海黑龍當時一言未盡，祇見全屋裏各路的來人，全是不約而同的「乎拉」一聲，一個個站起了車形，一齊向西海黑龍抱拳還禮，內中有的說道：「大哥！請你不要把事情看的太嚴重！常言說的好：「既來之，則安之！」官面兒上的廢物們，我等也不相信，能有什麼出色了不起的人物？他們既來送死，我們就把他們一齊料理回去，也就算完了這樁事！現在先請大哥，調齊了碼頭上的諸位夥計們，遇事幫幫忙，關於「直打對門」，全由小弟等包辦！現在咱們可是事不宜遲，就當一齊江邊走走，看他們用什麼手段來對付我們？然後再說！反正叫他們在這沙陽鎮上，討不去公道，也就罷了！」

西海黑龍一見各路來人，全都赤心血胆，不由的精神一振，回過頭來，又向戈致業說道：「戈家賢弟！這各路所來的好友，對於賢弟這次給哥哥找回了場面，全都格外贊佩你的功

夫藝業，和血心熱膽，今天沒別的，還是請賢弟抖起了手中鞭，照着上次一樣的，把他們一個個全料理回去！」戈致業也立刻站起來，很規矩的向西海黑龍抱拳，連忙說道：「一切聽吩咐，在下戈致業既是吃在了「舵主」的碼頭上，當然遇事上前不苟，請「舵主」不必再三叮囑，我戈致業是赴湯投火，萬死不辭，一定和潛江縣上來人們，周旋到底！」

當時下西海黑下一見大家都是誠心誠意，遂二番又一抱拳致謝，方又大聲吩咐手下人等，在前面領路，然後隨同各路來人，一大幫也是二十幾口子，高高矮矮，胖胖瘦瘦，各個亮出傢伙，「乎拉」一聲，前後跟隨，簇簇擁擁，立就一齊出離了漁場碼頭的門外，順着沙陽鎮直通江邊的道路，走到了江邊的船碼頭上，等西海黑龍再仔細往下流江面兒上一看，只見有四隻大船，由東南向西北逆着水面而來，轉眼間已臨至就近，這才看出來果然是潛江縣衙的四隻大官船，因為在第一隻船頭上，插着一個大三角的杏黃旗，中間斗大的白色月光中，上寫着，「潛江縣」三個碗口大的黑字。

現在先將潛江縣的來，放在江邊不提，回過筆來，還是應當先說在昨天江面上被戈致業手中鞭，三五照面給打败了的那位笑面喪神車飛虎，當他由官船的後艙門，一縱身形跳到了江內

，排波返浪的順流逃走了以後，等他由打水路逃到了漢江的下游，他才爬上了江岸，水淋淋的垂頭喪氣，搗了搗衣裳，在江邊稍等了等，二番對正要去下游的一隻小漁船，講好了去潛縣的船資，他坐在船上，也沒敢說姓車，只是謊言，江邊遇盡，被打落水內，船行順水，風力相送，倒也很快，當天光還不到正午，車飛虎可就回到了潛江遠的江邊，因為手裏沒有銀錢，把身上一件衣裳，脫下來，想給那船上水手，結果那船夫認為他是遇盡落水，也夠可憐的了，那裏還能再要他衣裳，故此，也就交還了他，沒有和他討要船錢，那車飛虎在狼狽之餘，謝了謝船家，二番由打直去潛江縣城的關廂大道，混在那進城的鄉人羣內，他那裏還敢直接歸回衙內，祇好先到縣內東街，海底飛蛇白亮武他那武術教師家裏。

等車飛虎一進門時，看見了他師傅，海底飛蛇，便跪在地下，放聲大哭，當時海底飛蛇、白亮武，也不知道這是那裏來的事！遂怔了一會兒，向車飛虎問道：「你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是受了什麼人的欺負了不成？」這時那車飛虎才漸漸止住了哭聲，接着向他師傅說道：「師傅！咱們爺兒們在潛江一帶，今後真要沒法關下去了！這次徒兒和大哥車飛龍，撐船去漢江上游，閒觀兩岸江景，等回來路過沙陽鎮，和那鎮上老狗，西海黑龍下振遠手下的船隻

，在江面上遇在了一起，原來他們那些漁船們，全是些不講情理的東西，仗着他們碼頭上的「舵主」西海黑龍卞某的武功勢力，在漢江上橫行無忌，對水上來往走過的船隻，不許由打水上去，一方還在嘴裏罵裂子，說着話，他們就有的跳上了潛江縣的官船，一伸手先打了我們的水手，接着又亮傢伙往徒弟身上招手，等徒弟爲了保持師傅，和咱們潛江縣過去的名望，不傳不還手對付，結果雖然被徒弟兩個人打跑了跳上來的人，轉眼之間，那西海黑龍卞某，可就攜帶一大幫打手，趕過來不容分說，亮出傢伙就打，內中有一個使十二節梭骨鞭的小子，滿嘴裏沒有人話，不但在打這徒兒失招敗下來，一方他們指着師傅名字，又說下了好多不中聽的話，叫徒兒不敢按實稟報，後來我大哥車飛龍，被那羣人們七手八腳的打倒，細走，徒兒也不敢再戀戰死鬥，怕是最後連一個送信的人都沒有，故此徒兒才跳進了大江以內，順水逃回來，請師傅無論如何，也要趕快伸手，或是邀請幾家朋友，回到那漢江沙陽鎮上，找找面子救回大哥車飛龍來，也不愧咱們師徒一場！不然的話，怕是爲時一久，不但過去闖蕩的聲望全完，還怕是我家大哥性命難保！」說到此處，那車飛虎勉強的又打眼睛裏擠出來些眼淚，作的倒是萬分委屈的樣子，好似真是受了人家欺負，至於他們車家弟兄二人，在江

上如何橫行，故意欺人，又如何用船隻撞散了人家漁場上，將要出網的魚羣，和怎樣碰翻了人家水上的舢板兒，等等恃勢力不法的行爲，可是半字也沒提說。

故此那海底飛蛇白亮武，當時一聽，便壓不住心頭怒火，遂用拳頭一打桌案，鼻子裏連「哼！」上了兩聲，惡狠狠的兇眉一皺，接着說道：「好！想不到沙陽鎮上，西海黑龍那條老狗，不懂江湖義氣，歧到了我姓白的頭上來了，當年我也曾瞧他是一個朋友，何以在我洗手退出水上生活未久之後，他便敢這樣橫行，欺壓我的徒兒，一方還敢口出不遜。」這車飛虎跪在地上，一瞧他師傅却掛上了火兒，知道一計成功，遂接着噴兒又說道：「師傅！你老人家爲了保持過去的威風，和替徒兒找面子，以及趕快救回來我大哥車飛龍，你老人家早些想辦法吧！不然的話，徒兒們也只好一死了事，再也沒有臉面在這潛江縣一帶見人了！」這時海底飛蛇白亮武，在咬牙切齒連聲叫罵之中，將車飛虎叫起來，從頭至尾又存細的問了一遍之後，遂向車飛虎說道：「找面子，報仇，挑了他們的碼頭，救回來你大哥。這全容易作到，師傅現在手底下可靠的人也有六七口子，等我打發人去到後面場子上，把他們叫過來商量一個辦法，不過，在聲勢上究竟有些孤樹不林，最好你也趕快返回衙門，調動變百口子官共，一

同駕舟回去，等到沙陽鎮，一動起手來，也顯着威武些！」

當時車飛虎他是滿口答應着，二番又向他師傅磕了頭，他才私下裏偷着回了縣衙，那裏還敢去見他的父母，不過這小子真也有些鬼聰明，不知道是用一種什麼方法，真就調齊了縣衙守衛的兵丁，一共集合了二百多名，全是攜帶弓箭刀槍兵刃，也沒有稟知縣令車大人，一羣羣的官兵，便聚合在潛江縣西門外，還沒有四里遠的那條漢江邊兒上，一共是備妥了四隻大官船，等時未久，那海底飛蛇白亮武，也率領幾位弟兄，和手下的徒弟，由打城外來到了江邊聚齊，等衆家官兵和一些人等，一個個跟着全分別上了官船，車飛虎跟在他師傅白亮武身後伺候着，可就是坐在了第一條船上，由打潛江西去沙陽鎮，江水是逆流，不過船行八面風，在那水逆風順相送之下，加上水手努力搖槳，這船走起來也不算慢，在天色傍午可就來到了沙陽鎮的界面兒，在一些人們還沒有下船之前，海底飛蛇免不了有一場吩咐，先命衆家官兵如何聽他號令，和沙陽鎮上拚命。

這時再回過頭來，另說業已親率手下人等來在江邊，候等潛江縣上來人的那位西海黑龍卞振遠，他是將業已來到的三位朋友，和戈致業以及手下人等，在江邊排開了一字長蛇，算

來也是四五十口子，一個個手裏全按着各種各樣的傢伙，眼瞧着潛江縣上來船臨近江岸，還沒等着攏下船，那船上面海底飛蛇白亮武，可就率領着徒弟車飛虎，和另外八九口子，前前後後，蹭，蹭，蹭，由打船上縱到了江邊上，離着沙陽鎮上這邊兒的人，還不到三丈遠，也是一道長蛇的向左右排開，只有船上官兵可沒有下來，一個個手裏全都按着弓箭刀槍傢伙，聽候命令。

現在先把海底飛蛇手下所帶來的人等表白一下，當時跟隨海底飛蛇白亮武，一同來到沙陽鎮的，內中有三名是由打湖北交河南界處，伏牛山行者坡上逃下來的賊人，計有：翔雲鼠米廣開，金頭牛猛進，飛雲虎王威，這十二屬中的前三名，經河南輔城朱家嶺上，朱氏雙俠將行者坡聚義堂的「熱靈兒」給挑了之後，一些賊人四散奔逃，這一鼠一牛一虎，三個賊人，即就逃入了湖北境界，到了漢江上游，找着了海底飛蛇白亮武，暫時存身，爲時未久，可就趕上了沙陽鎮上的事情，那海底飛蛇爲了給他徒弟找面子，和想拯救車飛龍，決定親自出來走一趟，臨行之時，可就攜帶着他三人一同來到沙陽鎮上，拔刀助陣，除此三個人以外，便是海底飛蛇幾個徒弟，現在先不必細表。

按當時雙方，在那種剪子口兒上來說，當然潛江縣上的海底飛蛇，算是遠路來攻，沙陽鎮算是坐地爲守，故此雙方人等，在江邊排開了之以後，那海底飛蛇白亮武，可就單獨一人由從人羣裏走着過來，向沙陽鎮上全體人等，一抱拳誤道：「諸位！辛苦啦！在下潛江縣海底飛蛇白亮武，特意攜帶我那不懂事的徒兒車飛虎，即來到沙陽鎮上，向大「舵主」西海黑龍卞振遠，陪禮領罪！不知道大「舵主」可曾在否？」

這時西海黑龍那敢怠慢，便將手內那對虎頭雙鉤，交給身旁的伙計，接着脚尖一划地，縱將過來，到了海底飛蛇面前，連連抱拳，說道：「白家師兄！你我弟兄好多年不見啦，自從師兄退出江湖上的雲龍幫，洗手歸隱，我久想到潛江縣上，拜候訪問，也是俗事太多，未能抽手，還得求師兄多多原諒！這次師兄領着好多朋友，和手下弟兄們，來到小弟我這沙陽鎮上，不知有何見教？」

當時那海底飛蛇，聽罷此言，不由怒火三千，一聲斷喝，說道：「姓卞的！你我全是久走綠林，在江湖上出生入死，在刀槍林內討生活，處處是要以義氣當先，誰知道你打狗就不看主人，現在我來問你，前天在這條漢江水上，你率領着手下弟兄，劫攔我那徒兒車家弟兄

，綁走了車飛龍，又把車飛虎打入江內，這是何道理？」

當時跳將過來的那位沙陽鎮上的「舵主」卞振遠，一聽潛江縣上武教師白亮武所說，卞振遠心中可就先知道，這一定是昨天由江上逃回去的那個車飛虎，向他師傅說了一面之辭，故此遂也在心中先暗自一轉念，心說：還是先禮後兵，待我姓卞的把昨晚江上經過，說給白某人一遍，再看他是怎樣的回答？故此卞振遠遂二次帶笑，向白亮武抱拳，一方也就把昨天晚上在這漢江水面兒上，手下伙計們如何遭受車家弟兄二人意外之欺凌，以至最後雙方，一旦不得已以至一交手情形，很詳細的說了一遍之後，可就接着又向白亮武說道：「咱們全是半生江湖綠林，過去毫無恩怨不清之事，請白家師兄再思再想，倘若俺卞某有錯，甘願人前受罰！」

當時白亮武聽罷，他是咬緊牙關，兇眉倒立，惡狠狠的說道：「這些經過已不必再談，咱們還是手底下見吧！」西海黑龍卞振遠，一看這種橫豎不吃這情形，知道是說好話也沒有用，便接着說道：「既然如此，咱們就在手底下分分高低，論論誰勝誰弱，倒也乾脆，痛快！」

第六章 翔雲鼠江邊遇敵手

在這時只見潛江縣上來人的那旁，有人高喊了一聲，說道：「白家師兄！且慢！這第一場的較量，有小弟效勞！」一聲未了，只聽「蹭！」的一聲，縱過了來一人，卞振遠當時抬頭一看，祇見這人身高也有五尺，細腰紫背，穿着一身土黃布衣裳，腿上高打護膝，腳上一雙草鞋，青布帕蒙頭，看年齡也在四十左右，滿臉的兇氣，一看便知道是個綠林中的飛賊，這西海黑龍卞振遠，向來人一指，說道：「你是什麼人，敢在我卞某面前這樣的賣弄！」當時這人大笑了一聲，接着說道：「在下我就是那河南伏牛山，行者坡聚義堂上，第一位「舵主」翔雲鼠米廣開，難道說你這老狗，不認識你家老爺不成？」西海黑龍卞振遠一聽此言，便是倒吸了一口涼氣，不由的暗自想道：「當年那河南伏牛山，行者坡的聚義堂，本是由那出了名的飛賊，赤火龍王威王振遠，率領了十二屬相「撐桿兒」報「萬兒」坐地分贓，好多年官家也不敢管他們，後來由那輔城縣朱家嶺，朱氏雙俠的二爺聖手撥雲朱啓英，夜入聚義堂，和羣賊動手較量，用單刀劈了雙頭蛇，火燒了聚義堂，羣賊四散之後，就沒有聽說什麼下落，想不到事隔四五年的今日，這十二屬中的第一名，綠林飛賊翔雲鼠米廣開，他會跑到了我們這湖南潛江縣，落在了海底飛蛇白亮武那裏，今天他也會跟着海底飛蛇，來到我們這沙陽鎮

上，在人前抖威風，妄自尊大，目中無人，這西海黑龍卞振遠，想到了這裏一看海底飛蛇，業已退回去，在他眼前只站立着翔雲鼠一個人，手中提着一口單刀，向他怒視。

正在這時，那沙陽鎮的人羣裏，也有人搭上了話，只聽有人喊道：「大哥！你休要和他動手！把他交給我，讓小弟把他料理回去，今天我倒要看一看，是隻老鼠是白的，黑的？」說話之間，只見一人從身後縱將過來，原來當時過來的那人，正是青魚涌上來幫忙助陣的，千里煙波盧子明，手裏的傢伙也是一口單刀，故此，西海黑龍向那千里煙波一抱拳說道：「賢弟！你要多加小心！仔細留神！」這西海黑龍暗中的意思，就是告訴千里煙波，道是當年行者坡聚義堂，逃出來的賊人，十二屬中的第一名，有些扎手難鬥，那千里煙波盧子明，也是聰明過人，武藝高強，心裏早就明白，故此他向那西海黑龍說道：「大哥！不勞叮嚀囑咐，今天小弟我一定要把這張鼠皮，給他剝下來！」當時西海黑龍，便開口說道：「好！賢弟！你多多辛苦了！」

這千里煙波盧子明，二番提刀來到翔雲鼠的面前，用手一指，高聲喝道：「你這罪孽白端的賊子！今天你家二爺千里煙波，要和你來一個煙薰耗子！看看我這千里煙，把你這翔雲

鼠，料理到什麼樣？」說話之間，他是一擺手中的他那口單刀，闖到了翔雲鼠的面前，沒容分說，一輪手中刀「力劈華山」，斜肩帶背，砍將下來，當時的翔雲鼠，心裏那份兒氣，可就沒法抑制了，不由心火上冒，暗自想道：「我姓米的，自從幾年前，離開伏牛山行者坡的聚義堂之後，十二屬的弟兄們，風流雲散，我落到了潛江縣白家大哥家裏，今天特來助陣，怎麼就這樣巧，偏會遇見一個綽號叫千里煙波的，當翔雲鼠後來一見千里煙波的一口單刀，斜着劈過來，真是刀沉力猛，帶着風聲，可就到了他的左肩頭就近，這時翔雲鼠他也用單刀，往上一找千里煙波的刀盤，祇聽「噹哪！」一聲，火光四射。

按說那翔雲鼠，他也是闖蕩了半輩子江湖綠林，在武林之中，也曾會過了多少內外兩家的英雄好漢，真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故此翔雲鼠就在這第一招上，知道了千里煙波，真也有些扎手不好惹，絕對不可大意，他才接着一換招，二番使了個「秋江獨釣」，是「兩儀刀」中的一手兒，撤回刀之後立刻由下往上抬，刀走中鋒，照着千里煙波的小肚子，刪將過來，翔雲鼠手底下也真夠的上個快字，在他見招破招裏還要還上一刀「秋江獨釣」，等千里煙波，一看他那第一招落空，緊跟着人家又還了他一刀，刀由下往上翻過來，千

里煙波忙一撤步，身形稍往左下裏一躲，閃開了那一刀之後，立刻又用手巾，一押翔雲鼠的刀，使了個「八卦刀」外八手的險招，「疾風搖草」，橫着那口刀攔腰掃將過來，等千里煙波再一還招，這兩個人可就一招快似一招，一式快似一式的，巴，巴，巴，打到了一起。

這條漢水的江邊上，雙方來人們，一個個也是聚精會神的，瞧着雙方的動手的情形，有的提心吊胆，有的咬牙切齒，這些暫且不提，還是先說他二人動手的，當時因千里煙波他也是這條水上，獨霸上游青魚涌多年的「舵主」，他手底下那口刀，也是名傳實授，也曾下過三更燈火五更雞，多年的苦心苦練，就是他那一身輕軟功夫和江湖上多年的經驗，也夠上一個武林中上乘的身手了，故此他和翔雲鼠打了個勢均力敵，走上了十七八個照面兒，還沒有分出來上下高低：這兩個人又全是一口單刀，手裏傢伙既是一樣，身上手下功夫藝業，又各有千秋，一個是「兩儀刀」的招術，一個又是「八卦刀」的功夫，刀法路數也差不多，故此落個難分難解，他二人手裏的傢伙，全是刪，砍，劈，剝，崩，扎，窩，挑。

等交手到了二十幾個照面兒的時候，那翔雲鼠可就打的有些不耐煩了，不由暗自想道：看情形今天拿着我這口單刀，來贏這小子，怕是不容易！因為刀法相差不多，翔雲鼠一念至

此，他便左手在空中一領千里煙波的眼神，接着右手刀虛刀一恍，倒腰撤步，可就縱回來一丈多遠，就在那千鈞一髮剎那之中，翔雲鼠可就將他那懷裏頭三支金錢鏢，取到了手裏，用眼回頭看了看千里煙波，當時那千里煙波一大意，便沒有看出來真假虛實，他是接着脚尖兒一划地，往前一欺身兒，一縱可就臨近了翔雲鼠的背後，在這千鈞一髮的剎那之中，那翔雲鼠便惡狠狠一抖手，嘴裏喊了聲「打！」是個「打！」字將一喊出來，祇見立刻有三條白光，疾快異常，直如閃電，分着上中下三路，直奔千里煙波的面門，和胸膛華蓋血，以及小腹三處打將過來，當時千里煙波，和翔雲鼠最多相離也不過五六步之隔，在這樣間不容髮的當口兒，等千里煙波看出來，自己是上了翔雲鼠的當，再想躲閃，可就來不及了！當時那千里煙波勉強將身形往左下裏一閃的時候，祇聽一連三聲「巴！巴！巴！」那三隻金錢鏢，可就在千里煙波右耳朵下面，和右脇的旁邊兒，以及小腹的右側，貼着身兒，就給划了三個大血口子，衣服一破，鮮血立刻流出來，就這樣那打出去的三隻金錢鏢，還凌空飄出去一丈多遠，那翔雲鼠手指頭上的力量，也就很夠可觀的了！

原來那翔雲鼠從打他身入江湖綠林之後，就依仗着手中刀，懷中那三隻金錢鏢，他橫走江

湖，順闖綠林多年，他那種最後撒手鐮，暗器上的功夫，按說祇是三枚老京錢大小的錢形鏢，週圍完全是薄薄的快刃兒，三枚全重也不過四兩，好似沒有多大的力量，不過，在曾下過多年苦功苦志的翔雲鼠的手裏，由於手上的力量，和機巧的運用，每一打出來，可全是疾快有力，況且那金錢鏢的好處，就是攜帶便利，打法輕巧，在空中進行的時間又特別迅速，是旋轉着，飛出去，不像普通的鏢，挺大的個兒，還帶着紅藍綢子條兒，不用說打出去在空中進行上既慢，又容易被人看出來，也容易躲閃過去，就是每一取到了手裏，就有先被人家看出來的可能，然而若是說那金錢鏢，可全沒有這些毛病，本身既小又薄，捏在手指上，用力一捻，一條輕脆的聲音兒，將將在空中一發出來，那便業已臨近了敵人，不但不容易用目力辨別，就是聞聲而躲，也不十分容易，這地方就是那金錢鏢，和普通任何鏢不同的地方，故此，當天在那漢江的江邊以上，潛江縣特來拔刀助陣的翔雲鼠，在他跳過來和千里煙波，一打頭陣的當兒，最後他使用了這種極爲厲害的暗器，打傷了青魚涌的「舵主」，千里煙波盧子明，這些閑話暫先擱下不提，還是先說當天在那江邊上，雙方對打出手的事。

等那千里煙波盧子明，「啊！」的一聲，還沒等喊完，自己知道業已不幸失招掛彩，身被暗器所傷，故此他是一倒腰，腳下一墊步，可就斜着身兒，縱回了那沙陽鎮上那邊的人羣裏，現在押下千里煙波受傷敗北不提，等那翔雲鼠一見所發暗器奏了功效，便轉過了身形，縱到了場內，伸手拾起了他那三隻金錢鏢，重新放到了懷內的皮囊裏，他是二番將左手刀，又交到了右手，抖擻精神，興高彩烈，心中暗暗高興，因爲一下手，便給潛江縣上的來人們，找了個碰頭好兒，故此他是一橫手中刀，面向沙陽鎮上的人羣，一聲喊道：「呔！還有誰，再過來三個兩個的，我姓米的還不能就這樣回去，你們誰有胆量，現在可趕快過來比劃一下子，我姓米的也好領教領教！」

當時下翔雲鼠米廣開在江邊上這一賣弄不大要緊，可就是一位夕陽峪上，特來沙陽鎮助陣的醉東風柳南塘，給氣的火往上冒，也沒等的和衆人商量，他便在人羣裏一聲高喊說道：「潛江縣來人！你休要一招僥倖之得，就如此賣弄，現有你家夕陽峪上的醉東風柳南塘，柳家太爺，陪你幾招！」當時翔雲鼠聽罷，待將要還言，同時可就瞧見了有一個中等身材的漢子，由打沙陽鎮的衆家人羣之內，真像一支穿柳掠水的燕子一般快，忽然的縱將過來，可是翔雲

鼠便也立刻接着一提丹田之氣，高聲的斷喝，喊道：「你這姓柳的，既是出生江湖，也會在綠林之中用鐵血，由刀槍林內換取生活多年，就該仔細的辨別是非，好歹，你不該離開你那夕陽峪止，來到了這沙陽鎮，卞某的舵下，拔你個人的刀，來助別人爲惡，和我們潛江縣的人們結「樑子」，依我翔雲鼠米某的話，勸你趕快拋下傢伙，立刻回到你那夕陽峪上去，咱們全是井水河水，兩不相犯！今天你若敢不聽我姓米的良言相勸，你來看！」這翔雲鼠說到了此處，他是一擺手中刀，對着醉東風亮開他那刀法上的門戶，一方緊皺兇眉，惡狠狠瞧着醫東風。

當時的話，可把醉東風真給氣着了，故此，那醉東風用右手一指那翔雲鼠，高聲斷喝的罵道：「你這連綠林之中「三殺六戒」盜中之道，全然不懂的鼠輩，你當初和十二屬羣賊，佔據行者坡，無惡不作，後經「挑桅倒舵」之後，像你這樣漏網之輩，就當知時務，一改前非，更不當溜到潛江縣內，和仗勢欺人的白亮武，混在了一起，擅聽一面之言，任人搬弄是非，今天竟敢率領官兵，闖到了我這好友卞大「舵主」的「桅下」，想在這條水上漢江的沙陽鎮，賣弄你們是羣官勢狗威，我姓柳的不知則罷，今天的事，既有我醉東風柳某在場，就不能

叫你們是羣橫行霸道的東西們，找去什麼便宜！今天的事，是非曲直，暫先不必細論，不過既然擠到了這種地步，我姓柳的還真想在你這翔雲鼠手底下，領教個三招五式，一方還請你姓米的不必絲毫客氣，再把你那撒手鏢的獨門兒暗器——金錢鏢，對着我姓柳的來上一下子，也好叫我姓柳的長長見識，開開眼界！」

當時那翔雲鼠，被醉東風是一套軟中透硬的話，給說的是羞惱成怒，遂也顧不得一切，乃一擺右手刀，接着喊道：「姓柳的！休要人前賣狂！你接招罷！」翔雲鼠他是在空中一領，接着那右手刀可就帶着風聲，由上而下斜着向醉東風的左肩頭砍下來，當時翔雲鼠知道醉東風扎手，不好惹，故此他是暗中加上十二分的功夫，把他平生所學的練的完全拿將出來，他那一刀是「達磨朝海」的招術，刀沉力猛，確也疾快異常，當時那醉東風柳南塘，一看翔雲鼠羞惱成怒，和他開始動手，故此，也是不敢怠慢，他是在那千鈞一髮的情勢之下，將左腿往回撤了半步，踢腰急轉身形，接着一出右手刀，由上往下在翔雲鼠的刀背上一壓，一個「急風搖草」順着可就橫掃過去，直向翔雲鼠的腰間砍來，這一種見招破招的刀上功夫，醉東風手底下也夠的上一個快字了，等翔雲鼠再想躲閃，或是想用他手中的那口傢伙，去找醉東

風的那口傢伙的時候，醉東風可就沒等他那破招還手，便立刻的一撤招，抽招轉變，套着刀上的功夫改用「驚鴻展翅」，腕子上一作勁，翻手刀由裏向外，刃走中鋒，直向翔雲鼠右脇，橫着可就遞過去了，等翔雲鼠又一接招，他兩個人全是兩口單刀，可就戰到了一起。

醉東風手下身上，和脚步全是在穩，準，狠，三字訣裏，還帶着步步連環，疾中透着那麼輕快異常，刀隨人到，人跟刀轉，那那口刀的功夫，講究四象八卦之變，刪，砍，劈，剝，崩，扎，窩，挑，一招一式，交帶着是疾快無比，不過醉東風，他那手兒「兩儀刀」上的功夫，一共是八八六十四招，真假虛實，令人難測，有時候反倒快似迴風，慢是病鶴，醉東風他那「兩儀刀」上的真實功夫，也就在這真假虛實變化之間，表示出來。

拿着當天那條漢江右岸沙陽鎮上，雙方來人真實的情形上來說，潛江縣上白亮武那兒，先跳過來打頭陣的翔雲鼠，他自從用他那獨門暗器金錢鏢，打退了青魚涌上的「舵主」千里煙波盧子明之後，那翔雲鼠手底下如何扎手，難纏，也可以瞧得出來了，因為沙陽鎮上下振遠，四處搬請能人來到當地拔刀助陣，當天先到了的這三位之中，那青魚涌上的千里煙波盧子明，也不是好惹的，他單刀上的功夫，和所練就的掌法，在江湖綠林道兒上，也別管水上

陸上，遇上嗜兒全可以獨當一面的，然而，當天千里煙波一個大意失神，漏招，敗在了翔雲鼠他那得意的獨門兒暗器，三支金錢鏢之下，那麼這翔雲鼠功夫藝業，和他那在大江南北，橫走江湖順闖綠林多年，刀槍林兒裏用鐵血討取生活，所經所見也足以夠得上一個武林中的上乘功夫了，故此，那翔雲鼠當天在和醉東風，一交上了手，就先在暗中咬定了牙關，打定了主意，心想不論醉東風他的武功藝業如何出人頭地，我翔雲鼠可不能在這江邊兒上，當着潛江縣白家大哥面前，輸給那醉東風！故此，那翔雲鼠在傢伙上也是注意到萬分，他是抖擻精神，把平生所學所練，完全施展出來，真是貓竄狗閃，兔滾鷹翻，見招破招，趁勢進勢，他兩個人又全是兩口單刀，故此兩條閃閃寒光的刀影，忽忽進退的身形，就打了個難分難解的平手兒，兩個人在刀上的功夫，又全是巴，巴，巴，巴，疾快無比，一絲一毫不苟，雖不容髮之間，剎那之時，誰也不肯半點馬虎，或稍行容讓。

最後他兩個人打了足有二十多個照面兒，當時正趕上那翔雲鼠他故意賣了個空子，「坐震諸候」的招術，在翔雲鼠和醉東風一錯步交換了一個虛招之後，緊接着一轉身兒，腰往下踢，伸左腿坐下右腿，一方又將右手刀連忙往懷中一抱，刀尖兒斜着翹揚出去，在這間不容

髮的動作之中，翔雲鼠他這靜等着醉東。翻回身來，向他進招，不過像一個武林之中曾經高人指點過，又下過「三更燈火五更雞」，苦心苦志十年如一日的學習，在江湖綠林道上，可以說經多見廣的醉東。柳南塘，他那能夠看不出來，真假虛實，故此醉東。他是用了一個以守爲攻的招數，虛恍了一刀之後，緊跟着又是一個「反掛王冠」，他右手刀由下往上翻，向翔雲鼠的小腹挑來，等翔雲鼠一見他那「坐震諸候」的撒手鐮失了效用，人家又向他連着進了一招，他才想抽身作步。另用一招，但那裏還能來得及，當時祇見那醉東，在那手「反掛王冠」的招數中，立刻一變招，改成了一招「疾風搖草」，他那口刀可就平着掃過來，翔雲鼠一個躲閃不及，祇聽「吧！」的一聲，就在他的左肩膀頭上，入肉也有五六分深，一刀可就給砍上了。

當時祇見那翔雲鼠「啊！」了一聲，接着就有一塊突突亂跳的鮮肉，隨着醉東那一口刀的風聲，「巴達」一聲，飛出去多遠，當時翔雲鼠一條整個的左肩膀，全都流滿了鮮血，他是痛極發瘋似的「啊呀！」的大叫了一聲，接着那條受了重傷的肩膀，也失去了自由，難以舉動，當時的話，就在那千鈞一髮剎那之中，翔雲鼠連忙一倒腰撤步，向回下裏縱回來一丈

多遠，他忙的拋開了右手裏的傢伙，用右手自己一按傷處，疼痛難忍，翔雲鼠知道是自己失了招，受了重傷，從打個自身入江湖，闖蕩綠林多少年以來，身經大小百數十場的驚險，交手也不論是爲朋友或是爲了個自的事，可沒有像今天這樣輸招受險遇害。

等潛江縣那邊兒的人們，「乎拉」一聲圍過來，好幾口子，把一個翔雲鼠的上身左半邊的衣裳，用匕手刀子全給划開，露出來受傷之處，有的捧過來江水，給他洗去了血跡，有的由白亮武那裏拿過來止血口的「金鞭止痛散」給他上了藥，又由撤下來的衣裳，給他裏好了傷處，這一來，可把翔雲鼠給痛的頭上見了有黃豆大小的汗珠兒，他是緊咬牙關，由鼻子裏低微的「哼」出了聲息，是且不提。

當時那白亮武一看他那邊過來的好友翔雲鼠，爲了潛江縣上的事，仗義拔刀助陣，誰想他受了這們重的傷，不由因之怒火燃起，便想立刻撩起手底下的傢伙，跳將過來，指名叫沙陽鎮上的卞振遠，親自過來出陣，由他二人獨自交手，一決雌雄！不過他尙未動身，又全被潛江縣上同道而來的朋友給攔住。

至於在那場內的醉東風，一刀砍傷了翔雲鼠，他算是給沙陽鎮上找回來一場榮譽，故此

那醉東風一橫手中刀，臉朝着潛江縣上的那邊來人們，一聲高喊的罵道：「呸！你等潛江縣來人聽着：鼠輩戰敗退走，你家二爺手下有好生之德，不然的話，現在怕那敗走的鼠輩早就喂貓了！現在還有那一個不怕死的，過來領你家二爺兩招！」

醉東風一言未了，祇見潛江縣那邊，就有一人高聲喊叫着說道：「沙陽鎮上的人們休要張狂！好漢子們交手，勝敗不足以決定榮辱，現在有你家，孟二太爺過來領教你幾招！」說着話，祇見有一條身形高大的漢子，由潛江縣人羣之中跳將過來，醉東風一看這人身高也足有六尺開外，頭大腰粗，一張黑紫色臉堂兒，兩道兇眉，配着一雙賊光炯炯的眼睛，高鼻樑四方海口，長着一些深黃色的虬髯，青布帕蒙頭，穿着一身土黃布的短褲掛，胸前一排蝴蝶扣，腰間繫一條皮挺帶，腿上高打護膝，光着腳兒，綁着一雙草鞋，一看就是一個孔武有力，粗硬線條的傢伙，不過，由江湖綠林內行人看來，這人混身上下，總是帶着賊頭賊腦的氣派，兩隻手托着一條五尺多長的鐵棍，看來也足夠四五十斤上下，么喊聲音倒也宏亮，不過兩條腿踏在江邊地上一咚！咚！的直響。

等那醉東風一眼看罷這人，遂也一聲斷喝的罵道：「呸！什麼人竟敢大膽過來領死！你

家漢江夕陽峪上的「舵主」爺醉東風刀底下，可不能死無名小輩，你若是找死，也得仔細的報上你的賊名盜姓來！醉東風說罷，他是一橫右手裏的單刀，用眼盯着這個跳過來的黑大個兒。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續集▲

版出月二十年七十三國民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江漢俠踪

實價金圓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 作 者 鄭 證 因

發 行 人 張 瑛

發 行 所 上 海 廣 藝 書 局

上海山東中路A128弄208室

經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上海福州路三九九弄二號 廣 藝 書 局

特約經銷處

南 京 教 數 營 大 陸 書 局
星嘉坡明咕連街星洲文化服務社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4556B

